



書
經
恆
解
卷
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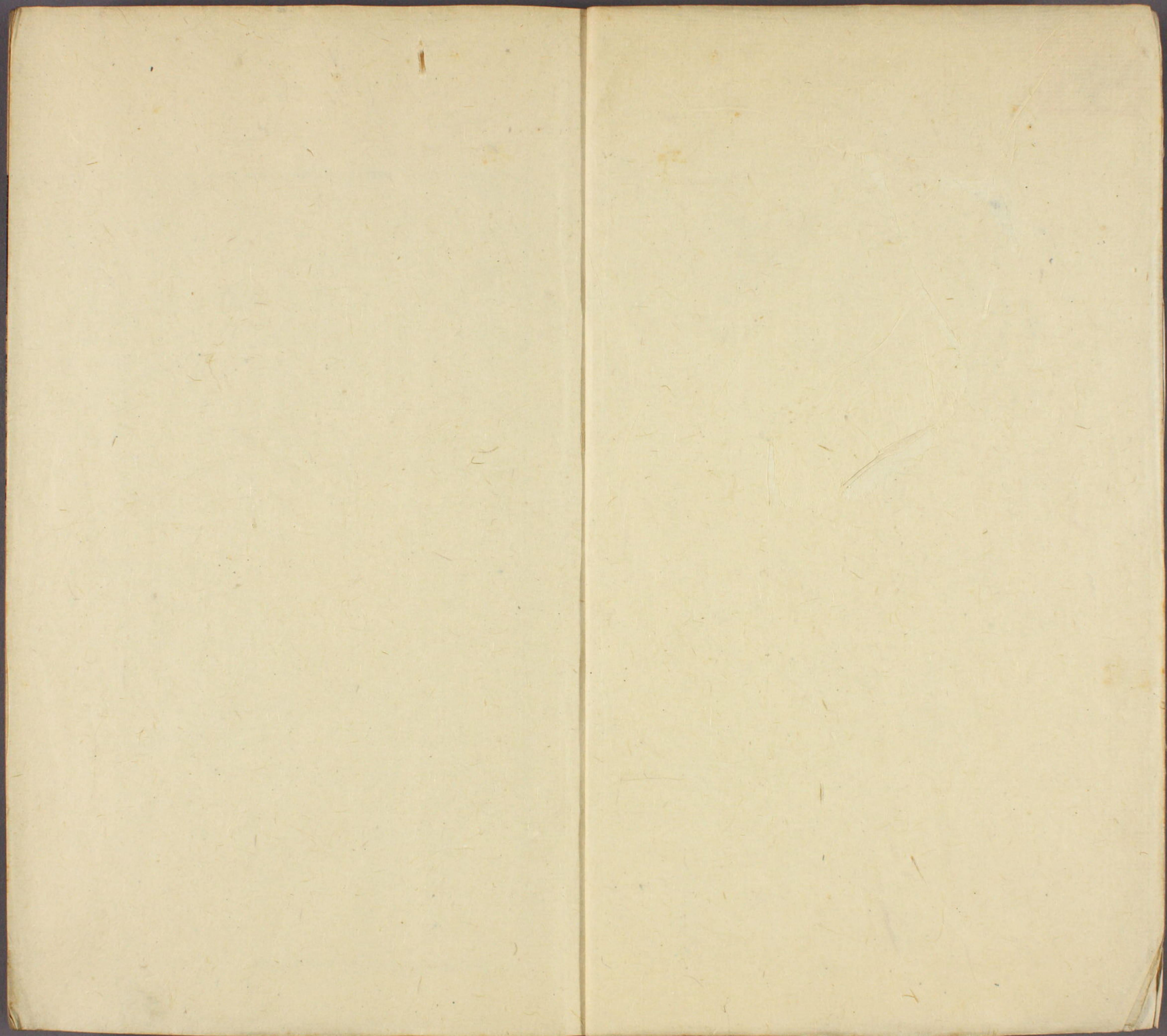
書
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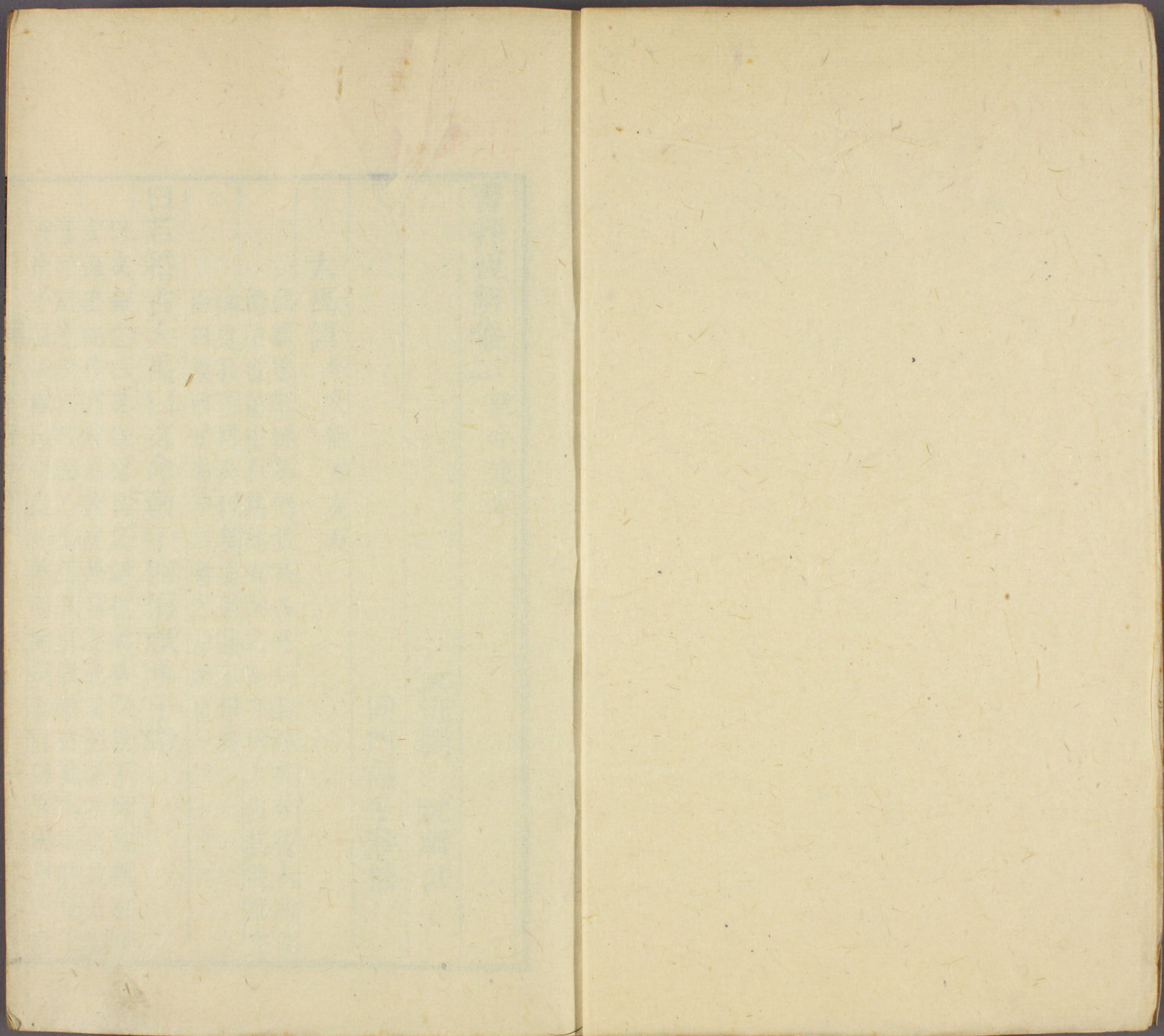
共
六
冊

9712
1477
2



門口七12
清 1477
卷 2







書經恆解卷二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同門諸子參校

大禹謨

今文無古文有

此篇歷來疑其偽者甚多然詞義粹美非後人所能
偽造也第中有錯簡宜酌之禹亦稱大以其能配堯
舜也孔子稱禹曰無閒然其不曰典
而曰謨明乎禹承二帝之治遜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曰文命之曰史臣稱禹之詞也與皋陶謨不同放勳重華
文命史記作堯舜禹號史遷嘗從孔安國學古文故云然
孟子引堯典曰放勳乃徂落又引放勳曰重華不特見于
淮南子屈子離騷曰就重華而隰詞涉江曰吾與重華遊

兮瑤之圃懷沙曰重華不可選兮則放勳重華為堯舜號
或然文命敷于四海言禹承堯舜後文德誕敷非號也祇
承于帝者堯則天舜無為治功已備禹但敬承而光大之
文命敷于四海即禹貢聲教訖于四海二句總括其德與
政而言下乃約舉其言與事之一二以文命為號則敷于
四海句無着蓋漢儒誤解經文而史遷亦然誤以為與放
勳重華等不可從也其曰若稽古與堯同何也虞書本夏
臣所作紀堯既然則於禹亦宜然臣子之禮也皋陶亦曰
稽古云云者既與禹同為謨
又禹同時之賢類及之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曰禹言也史臣約舉禹言及攝政伐苗事明禹之事舜亦
如舜之事堯而不紀禪位事齒禹於羣臣之列曰謨而不
曰典以別於堯舜前人誤以此節為祇承于帝之言遂令
文義不通矣艱難敏速也言君臣各知其難各盡其道政
乃治而黎民
速化于德

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甯

嘉善攸所也兪者舜然禹言謂果能君臣克艱則必不自
恃而集益嘉言皆得自獻賢才無不登庸而萬邦咸甯矣

稽于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申言集嘉言致羣賢必實有好善之誠虛己之實稽于眾
論舍己從人即鰥寡孤獨皆使得所微賤困窮之人有善
可採皆不廢之此惟帝堯
乃能蓋舜自謙之詞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

為天下君

益歎美舜言因言堯實有聖德如舜所云帝謂堯也廣運
如天廣大運行而不息下詳言之聖無所不通神聖不可
知之名武威嚴意文
經緯之眷顧奄覆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順迪道也逆反道者禹因益言而言堯德雖盛無非順天理而已凡事順道則吉逆道則凶吉凶由于善惡應如影響之隨形聲道即天理順天理而天心屬之逆天理而天心去之順天者吉逆天者凶天豈有心于其間亦人自致耳孔子言餘慶餘殃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君子不以福而始為善禍而不為惡然天理之一定者豈有爽哉惟獨也言獨有此理也

益曰吁戒哉傲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蔡氏曰先吁後戒欲聽者精密是也傲與警同虞憂虞法度義理之準則遊快適也淫溢也過也逸樂非絕不可遊

淫則縱欲矣咈逆來王周禮所謂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也○益承禹言而歎吉凶由人必常自傲戒始可無虞其傲戒如何惠道之法度宜守逆道之淫樂宜戒賢人惠迪者也任之勿貳邪人從逆者也去之勿疑有介乎迪與逆之謀即勿遠成之更加詳察凡百志慮必明於迪逆之分光明不泮至百姓不盡賢者其有己是而百姓以為非者罔違道以干其譽己非而百姓之欲是者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至公至明至虛如此而又無怠無荒則傲戒之意始篤四夷來王近者無論矣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禹承益言而歎之也言帝當傲戒者於歎詞德惟善政人君之德惟在善政政者德之所見也養民又政之本水火

金木土穀謂之六府皆養民之具惟在人君立法以修明
之正德使民各正其德誠正修齊之學皆在其內利用凡
民所用財貨器具之類皆為利之厚生飽煖安全豐亨八
道此所謂三事也和各當其理而無乖戾合六府三事為
九此者各有所謂成也功也順也頌也樂也而不紊曰敘
治愉豫之情作為詩歌頌樂太平蓋養立而敘與矣于是
以禮樂齊一斯民戒諭以休美之事而使知所勸督之以
刑罰之威而無使知所傲復以九歌協于律呂俾民涵泳鼓
舞勸勉而不息無致久而廢壞凡此皆舜所知所能而禹
言之者水土初平治功雖具而戒其勿壞所以為聖人之
也君臣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水土治曰平天施地生地不平則天功亦無由成故地平
天成也蔡氏曰水火金木土穀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正
德利用厚生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
舜然禹言而又歸功於禹以自謙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

總朕師

八十九十日耄百年日期時舜年已九十餘在耄期之間
故竝言之總率也舜因禹戒勿壞而思治功久遠必資聖
君遂以己平日屬意於禹之志告之而言己年耄
難以勤勞汝能不怠可總我眾而攝行天子事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
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邁勇往力行意種布降下也禹言己德不堪民不能依惟
皋陶力行種德德降于民而民懷之帝其念哉念茲四句
則申明黎民懷之之實茲也指皋陶也允出承名言說
謂名言由誠心而出也言民懷皋陶不忘念之固在皋陶
釋之而他念亦在皋陶惟帝念其功如此而使總師焉夫皋
服其德者亦在皋陶惟帝念其功如此而使總師焉夫皋

陶刑官而民懷之深如此則其所
以弼教而使民協中者豈待刑哉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

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干犯正正道五倫是也弼輔也聖人本德以為禮樂法度
無非維持天地之正道教不率而後以刑所以使其各協
中道舜言臣庶無或干我之正者以汝作士明于五刑以
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治所以不得已而刑欲其改惡
從善至于無刑也民凜其法而體其仁咸協于中
道是乃汝功蓋不聽禹之讓而美皋陶之功也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甯失
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愆過罔愆精微適中無一毫之過也簡執至一之德以馭
煩寬擴宏仁之度以育物二者相為體用嗣世皆謂子孫
嗣親而世疎也過不知而誤故知之故犯宥其無心刑其
有意也罪在可疑甯從輕以宥之功在可疑甯從重以賞
之不經宥罪非常法也與其從重而殺無辜甯從輕而失
不經蓋聖人恐己之明未至而人或誤入于死也仁之至
也皋陶自讓其功而推明帝有好
生之德故民心感化犯法者希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民相化于善而不為惡舜之欲也皋陶能明刑弼教
使民鼓舞于德教而日遷善帝故仍歸功以勉之

帝曰來禹泮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
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
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

陟元后

澤古文作降孟子曰洪水也水逆行謂之洚水舜以為天之所所以傲懼己也成允成功禹蓋嘗以治水之事言于帝而信能實踐其言其後大功果成也勤于國事己溺己飢之心儉于自奉卑宮惡衣之事不自滿假申上二句之意也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不自矜伐而天下實無能及者予是以盛汝德而嘉乃績知可當天意終將升為元后而此時總師無可辭也曆數人君奉天出治天時遞嬗帝王相承總以成天之功也劉氏應秋曰舜之意以皋陶雖有明刑弼教之功而禹則有再造乾坤之力是以特命繼己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道心性也人心情也性為體情為用本不可分但情動易入於妄故危性靜難極於純故微精以晰其幾一以守其至正常守至中德乃無瑕執固守之意堯舜禹皆聖人相戒以守道之意如此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無稽考之于義理而不合弗詢揆之于公論而不符勿聽則不自眩其聰勿用則不貽誤于民此非至中者在我不易言也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欽哉
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
朕言不再

可愛者豈非君乎可畏者豈非民乎又言君民相須之意見非禹不可在位但當慎耳可願民之所好敬而修之大學所謂本慎德以絜矩者也四海困窮知四海之困窮則必敬修而天祿可永終矣惟口出好興戎言吉凶由于言詞况天下大器已審慎而後命汝豈有妄言何庸多讓也故以朕言不再結之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枚卜如數物而人人卜之官占卜之官蔽斷昆後也卜以龜筮以著習重也固辭再辭上文舜之所言其意已決禹復請枚卜有功之臣而從其吉者舜言官占之法惟在人心之先斷于志而後命之于龜今我志既定眾論交推則從矣蓋我不卜之于幽而卜之于顯鬼神其依龜筮亦必協若再枚卜是重卜矣卜不習吉汝其勿疑禹又稽首固讓而帝弗許言惟汝諧此元后之位也

正月朔日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神宗堯廟也舜受天下于堯今以傳禹自當祭告于堯以明鄭重付托之意不曰受終而曰受命堯得舜而終己之

事舜得禹而終堯之事堯命在己今命于禹如堯親命也率百官如舜初年亦以相位而攝天子事非遂即天子位也故下文征苗仍舜命之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祖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祖往征正其罪而伐之也會徵會誓戒軍旅之詞也諸侯相見則必有會軍旅誓眾則必有誓而禮載周豐之言謂商作誓周作會者蓋春秋重會誓豐矯言以正之作之云也侮慢自賢輕人而尊己道德一也自其通乎天人萬物言之曰道自其得諸身言之曰德反背敗壞也帝以三苗

餘民外不率教命禹征之禹乃會諸侯以告眾歷言有苗
之罪民怨天怒故奉命伐之而勸眾以一心力也抑舜已
竄三苗矣而茲又言弗率既曰民棄不保矣而下文又言
苗民逆命何耶蓋舜之所竄者其君而其部落酋長尤眾
此所謂弗率者也苗民即指其酋長民棄不保之民則凡
為民也戰國吳起云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在唐虞
時想其地尤廣而負固不服
則民懼其殃故舜禹憂之也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
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厯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厯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
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
階七旬有苗格

贊佐也益從禹出征履其地而見苗民之不可以威服故
告禹使增修文德德者天之理故可動天滿則自足而德
不進謙則從善而德日增故損益異也初于四句指其微
賤時言負罪以下究其終而言厯山今山西平陽府蒲州
南三十里即禹貢雷首山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
旻天于父母言其呼天自責而思慕父母無可如何之况
所謂如窮人無所歸者也夔夔戰懼而益厚之意引非其慝而
引以為咎也祇敬載事夔夔戰懼而益厚之意引非其慝而
若信而順之誠也昌言善言班布也振整班敬慄慄惕允
謂接兵不動也誕敷文德對武功而言即指下文之事于
羽繫羽於干舞者所執也兩階阼階西階賓主相見樂舞
以行禮也○苗民險遠負固雖居聖世素未深知聖人之
德故以兵臨之三旬而猶逆命益乃告禹以返己增修其
德因述帝初于厯山之時共為子職而親不悟日號泣
呼天自責而思父母無可如何然負罪引慝積久不怠惟
敬事以見瞽瞍至于今而瞽亦允若蓋至誠之感甚神也
况此有苗不過素未親見聖化何必以兵迫之禹拜受其
言于是分布師旅嚴整有備以益言奏帝帝如其言大布

文德于有苗禹承而宣示之即于行師之地行賓主揖讓
之禮奏韶舞中和之樂舞干羽于兩階苗民目覩雍容揖
遜之文心感韶舞和平之韻不
覺感化說服七旬而有苗至矣

附解此篇因今文所無議之者多而莫甚于梅鷲閻百詩謂
篇中皆摹仿古人偽造之語搜採他書字句不以聖人正
義詳繹字句而索垢求癥其言甚辨實乃無識妄言耳至
黃宗羲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正是荀子性惡宗旨孟子
言求放心不言求道心言失其本心不言失其道心夫子
之從心不踰只是不失人心以十六字為理學之蠹噫何
其誕且肆也夫求聖賢之書必當知聖賢之理知聖賢之

理必先能實踐聖賢之事此篇雖有殘闕而其言多至理
人心十六字尤宋儒所服膺雖宋儒未深達其理知道心
人心之源然閑邪存誠之功以此而始未為不可也十六
字先儒以為聖學之本矣而何以云猶未深達哉蓋人心
道心一心而有二名危者微者一念而有公私由先天後
天而分人為萬物之靈以其得天地之正理正氣而生得
此正理正氣在未生以前子在母腹子之呼吸通于母母
之呼吸通於天地呼吸者即乾坤之闔闢也其時渾然粹
然無知覺運動之機無精神意氣之跡如天地未分太極

之蘊含孟子所謂人性皆善者也至十月胎元滿足而生形質既具七竅通靈先天之渾然粹然者散爲情識感物而遷其性之清濁視乎氣質之累重累輕生安學利困勉由此而分人禽幾希之界自此而起孔子所謂性相近者也乾坤以日月爲功日月以陰陽互宅爲妙人秉日月之菁華其心亦然故人心道心有二然天地則陰陽互宅而適得其平人心則性情同功而常失其正故有復性之學若既生與未生同一粹然無欲之性而何必復性哉克己也明明德也求仁也致中和也養氣不動心也皆言復先

天之性而化其後天氣質之偏先儒以心爲性謂昭昭靈靈之心卽純一不已之性不知心在先天純乎天性心在後天紛於七情情者性之用卽人心也不可以一息而無然情得其正卽性不得其正卽非性性者渾然無爲粹然至善如太極然天之所以爲天也聖人之學靜而致中動而致和由養氣以至於神化中之所涵者浩然與天地同故外之所著者亦同允執厥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也中兼內外而此則止言守中執非強制也只是常虛常靜如有所執堯舜禹皆大聖性已全心無滓矣第動而易浮紛而

易雜者天下之事物氣質之常情故戒以允執危也微也
言其幾也若但知人心之危刻刻防閑念念克治其理亦
是而道心未復譬如室無主人紛紛欲治奴婢勞而無功
原思之克伐怨欲不行所以不得爲仁也周濂溪之學本
於海巖和尚以養空空之識神爲得先天之元性後人紹
述稱此十六字爲至要而不知聖學始終本末之功必如
孔孟所言十五志學七十而後從心不踰有諸己充實而
漸至化神方爲全備也然先儒服膺十六字不過未得其
全而毀先儒者至毀此十六字竝毀此篇爲妄則非瞽瞍

底豫在舜得天下後故孟子曰極天下無足解憂者惟順
于父母可以解憂也此篇言帝于田號泣其初之不得乎
親如彼及祇載夔夔从而不懈瞽亦允若其後之感神如
此文義本甚分明先儒誤以允若爲于田時又誤解蒸蒸
不格遂使孟子與書不合愚于孟子不孝有三章詳辨之
茲不贅班師振旅以下向來誤解今亦正之蓋苗民僻處
險遠未親覩聖人禮樂之化故負固不服禹因益言分部
兵將嚴整有備使奏于帝帝乃令禹曉示以禮樂之事誕
敷者大宣布于有苗之地耳不然舜恭己有年尙少文德

待益言而後誕敷于義可乎舞干羽于兩階示以賓主揖讓之禮韶樂中和之舞如是者七旬蓋非一時一處故曰誕敷不曰禮樂而曰文德者禮樂舜所以治天下茲特宣布有苗之地對武功而言故曰文德耳韶樂如天如地鳳可以儀獸可以舞何況血氣心知之倫舉舞干羽亦就其易見者言之獶歌猺舞苗俗所有一目擊韶舞潛移默化于音容之中不覺心曠神怡自悔其桀鰲之失所以格也前人誤以班師為還師覺舞干羽于數千里之遙而苗民歸化太不近情矣解者曰苗民之來偶值舞干羽之時故

史臣特記之然故神其事史既卑陋而苗忽來格究屬何因弊由不察當日情事實由不善讀書耳識者詳之昌言之昌爾雅曰當也說文曰美言也然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不如即訓為善言尤醒

皋陶謨益稷

今文古文皆有

孔安國古文析帝曰來禹以下另為益稷一篇然文勢相續不可橫截且篇名益稷而篇中無二人之言于義欠安孔穎達謂禹稱二人二人佐禹有功因以名篇然帝與禹皋陶言而以他人名篇尤非情理揚子雲法言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則益稷或有謨而逸之揚子猶得見故馬融鄭康成王肅三家本皆據書序益稷原名棄稷而要不得以皋陶謨為益稷也蔡邕獨斷云漢明帝

言曰俞
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
仍其舊而已篇中亦有錯簡不可不知今悉正之
稷之語而名曰益稷分其篇尤不可今如舊合之以
存而其文不存非皋陶一人之言而曰皋陶謨無益
止此奈書已殘闕僅存什一後人珍重存之其篇名
從也堯舜為典臣下為謨史美當時羣臣之言必不
古者以簡編重大故釐而二之非有他意皆決不可
可知孔穎達不考反以馬鄭王三家為妄而蔡氏謂
內而邕云然則其時古文孔書未出二篇猶合為一
詔有司採尚書皋陶篇制冕旒今其制正在今益稷

皋陶曰述皋陶之言與大禹謨異允信而允也迪蹈也謨
臣下之言弼匡正之事明察其理諧合其功也俞如何然

其言而又問其如何可以允迪德也都美其進問也慎修
身之要不曰修身而曰身修者已修之身猶加慎也思永
思久而不懈庶明庶官明哲者九族與身至近身之所近
莫先于家庶明于身觀型待以仁厚而敘其品制恩義交
盡庶官感興勉勵輔翼家齊而國治矣邇可
遠至近而理可推諸至遠茲謂慎修思永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
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
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都美禹之納昌言也申言迪德固在慎修而推之天下又
在知人安民二者也禹歎其難而言果如是帝堯亦尚難
之官人官稱其才哲智之精惠仁之普懷者實被其惠而
不忘巧好令善孔大也孔壬大凶惡之人何憂何遷何畏
也而禹推極其義至于能官人黎民懷則必無一職之非

才無一夫之不獲然後為能知人安民故曰惟帝其難猶孔子言堯舜猶病非堯果不能也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都美禹之知難也亦轉語詞言其事雖難知人亦自有法亦惟知其人行事有九德亦惟深知其人而能言其德乃于官人之時乃言曰其所行某事某事可以為驗而後任之耳載行采事也寬宏者易縱弛故貴莊栗柔和者易頹靡故貴卓立謹厚者或鄙陋故貴恪恭有治才者易少敬畏質馴順者或病優柔正直而能溫和簡易而有分辨剛而中心誠實強而必合義理九德皆得其中正矣或全備或一端苟實得于身而著于行事常久不渝斯則吉人也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申言九德之要宣布嚴密也日宣日新而宣布日嚴日謹而莊嚴三德六德大畧言之浚治也有家大夫亮左右也明其家事九德有三而日日宣著則可以為大夫而使佐天子治事翕合才德過千人曰俊百人曰父師師相師法自聯事言則曰百僚自治事言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撫順五辰五行也在地為物在天為時順其時而撫之則百物可成民用凝成也大畧言九德或偏擅或全備皆有可用人君翕而受之布而用之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則俊乂在官百僚相為師法百工以時赴功撫順五辰而盡經綸庶績皆成矣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又推言九德必自人君踐之教非必教令天子有一毫逸欲其下卽化之猶教之也獨言有邦者天子用人至諸侯而極舉大以包小也兢兢戒慎業危懼幾微也萬事莫不本于一心而心之幾微理欲必辨一日二日其時甚淺而有萬幾當慎故兢兢業也庶官各有其職人君代天理物官之事莫非天事非其人之謂曠一官曠則一事廢天子以兢兢業察幾于上庶官以兢兢業盡職于下人事理而天工治此上皆言知人之事也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敘序次秩則整齊得中典至常不易禮節文適中天敘有典乾坤夫妻父母六子弟兄日月風雲等交濟功化如朋友天爲君餘皆臣也覆育生成天地一仁而已成象成形各得其所曰禮陰陽五行各得其宜曰義無微不至曰智萬古不易曰信聖人本天典而自修以及人勅正而不偏如此五典庶其敦哉本天而制禮以經緯五倫其大要有五自我踐之以教民五典庶常行而不替哉君臣同畏天命協力恪恭各盡誠以同敦典禮則心和矣庶幾其如是哉遵典禮爲有德天所討罰君則用五等之刑以懲其罪命違典禮爲有罪天所討罰君則用五等之刑以懲其罪命討一本天心政事其勉勉之哉

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

聰明視聽精察之稱明畏賞罰公嚴之意畏威古通用土天下民有土有民社者言天之聰明明畏皆自民見之民

心所在即天理所昭此理上下無間有土者不可不敬也
以上二節言安民之事而一本于體天以敬民真西山曰
隆古君臣無一事不本于天
無一事不本于敬知言哉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
知思曰贊贊襄哉思曰曰字當作日

皋陶謙言己言頗順乎理其可致之於行乎禹然其可以
行而有功皋陶不自安而謙言曰予未有知但思日贊贊
以成帝之治而已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
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
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皋陶曰兪師汝昌言

孜孜勉力不怠之意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標
也輶或作橈作毳作菹以板為之其狀如箕適行泥上標
或作橋作榻以鐵為之狀如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
不蹉跌也隨循刊除奏進血食日鮮當洪水時山居者多
故先刊木通道使有鮮食再決川距海以平水患次第宜
然也九川九州之川距至濬深也周禮一畝之間廣尺深
尺曰畎一畝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遂溝洫澮皆田
間水道由小以注大獨舉畎澮孔氏曰舉小大而畧其餘
也先言決川至海後言濬畎至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濬得
入川也播布布五穀之種也艱難也五穀須人力而成較
鮮食為艱又水土初平得之尤艱也懋勉也遷有無遷有
于無化居易其所居積之貨烝眾也米食日粒○帝舜
因皋陶言亦令禹言禹拜而歎皋陶之謨已至己無可言
惟思日孜孜以圖功而已皋陶問其孜孜者如何禹因述

其暨益稷平水土之事欲帝知致治之難常存保泰之念
皋陶故然其言以為可師法非禹自侈其功而皋陶乃美
之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
惟動不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
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都禹復美皋陶上文之言而欲帝慎行之也先稱帝而後
言所以動其聽舜然之而禹乃言九德之原在安止也汝
語詞止謂心所止之地人身之太極也靜而含其未發之
中止之本也動而當于天理之和止之用也安純一不遷
意惟幾省其幾微之動惟康審乎事理之安其弼直又有
直臣以弼之徯待也動則天下感應先我志而相待蓋即
乎天理人情之安故人心順而可以昭受上帝天之降休
無已時也鄰近也帝因禹言而歎臣道亦近于君道君宜

慎臣亦宜慎知其與君無二道庶幾能盡其為臣哉蓋禹
意匡君而帝意戒臣所為君臣交儆以致治也禹曰俞亦
知所以慎矣蓋安止之功即執中之道
千聖所同舜君臣皆知故以此相勸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
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
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
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
有後言欽四鄰

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耳目言一體相依為用也左右匡助
之使適于道翼輔其志而成之力功也禮樂制度宣示成
功為分任其事象像也黃帝肇衣裳之制取法乾坤而象
物以作會作服若下文所稱十二者是也日月星辰取其

照臨山取鎮靜龍取變化華蟲雉也取其文明會繪也以
六者會于上衣宗彝宗廟彝器虎雖之類取其孝藻水草
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白米取其養黼若斧形取其斷
為兩已相背取其辨絺紵也為繡以六者刺繡于下裳
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采青
黃赤白黑色施之于繪帛也雜施五采以爲五色明者明
其大小尊卑之等也言六律以該六呂律以諧聲聲以成
音故言律聲音之敘如此在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
政通故可察政之治忽五言詩歌之協于五音者也自上
達下曰出自下達上曰聽審其音而辨其得失違戾于道
也面諛背毀帝廷諸臣所必無而舜求言之切惟恐在下
者有難言之患故戒之如此也欽四鄰敬其前後左右臣
寮以求集益也○帝申上文臣鄰之義而言無事不賴于
臣所以臣亦當慎忠若己有違道汝當盡心匡弼不可面
是背非且于四鄰寮采尤當敬之以求集思廣益蓋禹告
舜以慎位而舜勸禹以弼直所以爲君臣交相責難共成
也到治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竝生
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誠之庸之否則威之

此又申上文欽四鄰之意蓋所謂欽者非扶同附和之謂
亦別其善惡取以自益故四鄰之中若有庶頑讒說不在
弼直之列者則布侯設鵠即射以觀其德明其果爲頑讒
與否如其然也則以朴刑撻之使記而有所懲戒書其過
于册使愧而別圖蒞雪用此三者之教蓋欲其改過遷善
竝生于天地間哉故旣有以懲儆尤欲有以啟發命掌樂
之工以其所納之善言時而颺之感發其善善惡惡之良
如是懲勸兼盡果其格過則進之于正人之列用之以官
職之任如竟不能
格則威之可也

禹曰兪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
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

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俞哉然而不盡然之詞也隅角也蒼生蒼蒼然生草木處
黎獻黎民之賢者時是也敷納下敷陳而上採納也明庶
就眾人而明試之敷同孫氏覺曰猶普同也○禹因帝威
之之言故俞之而不盡然其言先稱帝而後告之言光天
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莫非帝臣惟帝舉用誠使
至明至公敷納以言觀其所蘊明試以功考其實德車服
以庸表彰其美誰敢不以忠直相勸讓者誰敢不敬應帝
之求哉帝不若是而第加之以威將羣臣敷同日進于無
功矣蓋舜言威而禹即言尚威
不如尚德其責難陳善如此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
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子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
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
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漢書律歷志堯處子朱于丹淵為諸侯故稱丹朱頌頌不
休息之狀罔水行舟陸地行舟淫溢也過也朋淫比匪縱
恣也蓋堯知朱不肖未嘗使與國事而朱閒縱自恣故曰
朋淫于家也殄世絕堯世傳之天下也夫舜之聖其不為
丹朱所為明甚而禹戒舜如斯者蓋朱之不肖特生于傲
之一字而推舜否則威之之意恐責己輕而責人重即可
以長傲而怠功故極陳之以相儆創創懲也塗山國名在
江南鳳陽府懷遠縣東南辛壬癸甲四日也啟禹之子呱
呱泣聲荒大也度度量合天下之土功而度量之以定法
五服甸侯綏要荒也水土不平五服難定弼成輔帝成功
也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
也州十有二師九州各立十二諸侯以為之師薄迫也
外極四海咸徧五等諸侯之制以建五長各迪功皆遵帝
之治化而成功即就工官也苗不率則不就官之治○禹

舉丹朱戒舜言己嘗以為鑒故娶妻四日即奉命治水生子亦不暇顧惟荒度土功輔成帝五服之制水土既平師長咸建各迪有功矣而苗頑弗即工蓋化人之難如此帝其念哉帝曰使天下蹈我之德是汝之功功能次第而成之汝之功敘方施象刑其賞罰至明不至任威虐民也帝因禹言尚德而言己任陶皋以其至明則所謂威之者非不以德也蔡氏曰此言雖在三謨之末而實則禹未攝位之前是也

夔曰

二字衍文蓋堯典夔曰于十六字既錯簡于此傳寫錯誤又增夔曰二字于夏擊鳴球之上然來格德讓鳳儀獸舞等語出自夔口中自有美無規既不合帝廷情事且與上下文不屬蓋此乃史臣記夔典樂事以見舜治定功成又歌賡相戒以明君臣交儆所以能致治而此篇雜記其言之意亦明本無夔曰字也

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

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閒鳥獸跄跄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史臣既紀堯舜又紀禹皋諸臣之謨以明所以臻於邦治而乃紀舜功成作樂事及君臣保泰之意以為後法也輕為夏重為擊鳴球玉磬名重為搏拊為拊以詠以合人歌詠之聲格感格虞賓丹朱舜以賓禮待之也德讓以德相讓下堂下管樂器如箎而有六孔鼗鼓如鼓而小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祝敔節樂之器郭璞曰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鈕鐻刻以箎櫟之櫟長一尺以木為之樂之始作擊祝以合之及其將終則櫟敵以止之笙以匏為之列管于匏中又施簧于管端鏞大鐘也以閒相閒而作蓋堂上之樂以歌為主堂下之樂以管為主始作則琴瑟以歌次眾音合作眾音暫止而後笙鏞間歌也跄跄行動之貌蕭古文作箭舞者所執之物箭韶舜樂之總名成樂曲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以九

而畢也雄曰鳳雌曰凰鳥之王也○史臣言舜之君臣交讓交傲如此故克臻至治乃作樂以詠歌之夏擊搏拊約舉以該舜樂始終之事下乃言其效格祖考則通幽羣后德讓虞賓之傲亦化則和氣洽矣至下管鞀鼓合止祝啟之時則鳥獸踴躍九成則鳳凰來儀極言韶樂之盛以見所以致此非偶然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右十六字本堯典之文錯簡于此當從刪逸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隤哉萬事墮哉帝拜曰兪往

欽哉

承上言治功盛矣而帝更加戒謹於作樂時用作歌以共警戒庸用歌詩歌勅戒勅幾事之微也惟時惟幾無時無事而不戒勅舜將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股肱臣元首君也人臣喜于陳善則人君乃興起有為而百官之事治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而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皋陶告帝倣念當率羣臣以興事臣下惟上是法君宜慎之雖臣下奉命作事君必屢省而考其成乃有功效也賡續載成也續帝歌以成其義言君明則臣良而眾事皆安不然君煩碎則臣懈怠而萬事廢壞帝拜禮而然其言又勉之以敬蓋君臣交相責難也

附解史臣既載堯舜之德政而又記其與臣下問答之詞尊堯舜故禹亦與皋陶稷契同稱謨而美禹皋陶則亦與堯舜同日稽古大禹皋陶其始蓋五臣必皆有謨惜秦火書

闕契稷竟無片詞觀益稷篇名本名棄稷是稷有謨矣而契益獨無乎此篇經漢儒採葺僅存應宜寶貴而前人不深考其文義譌以傳譌徒爭論於今古文之間若此篇夔曰重出擊石拊石十六字錯簡不明正之則文義不明又不知末二節爲記者之言其晦經義何限夔曰二字的係錯簡擊石十六字重出蓋漢儒無識一時未能訂正今若再不訂之經義何以明乎史臣紀帝君臣之言以見其所以致治末乃承之以作韶樂言治功成矣舜乃作樂以詠歌之以詠二字卽承上文之詞古人文字簡質少虛字承

接細玩自明矣孟子謂禹皋陶見而知之觀此篇可見前人多誤解見知聞知愚於孟子恆解已詳至閻百詩謂稷亦可爲見知以此篇禹不讓稷證古文爲僞然禹一讓皋陶舜卽不允何必更再三讓以明謙昔堯命舜未嘗讓禹何以又禪位於禹孔子稱五臣皆聖人之材孟子言禹皋陶見知不過畧舉一二人豈以此分優劣掌火治水教稼明倫言四人而不言皋陶謂陶爲劣可乎己飢己溺獨稱禹稷辟於箕山獨稱伯益又豈因此謂餘人非聖讀聖人書必以聖人之至理爲權衡尤須會通經文若抉摘字句橫

書經心解卷二
生議論書籍所以日多經義所以日晦也堯典只言四罪
左氏乃有四凶先儒以爲卽四罪未有以見其爲必然也
此篇何憂乎驩兜有苗甚言哲惠之難舉二者以見帝有
遺憾何必以巧令孔壬爲卽共工耶如果指四凶而禹獨
諱鯀是欲蓋而彌彰豈情理所有夫四罪書惟言三人其
罪皆非極惡何得以四凶至惡之名被之撫於五辰五行
分布陰陽之氣流行於兩大而成乎萬物人君裁成輔
相一切政治無非撫五辰也豈如胡旦所云出火納火陽
木陰木之一二端哉帝命禹昌言而禹自言孜孜之事非

自敘其績也蓋言己孜孜不已差有功效實欲帝常思艱
難而其敘奏食也必曰暨益暨稷之功則非但謂己一人
之功故皋陶然其昌言不然禹自功而陶善之乎洪水之
患山居者多禹先隨山刊木使高陸可以種植然後決川
而播種次序瞭然而孟子所謂益掌火稷教稼均印合矣
臣鄰之義舊說欠明且不知欽四鄰句正應臣鄰意今正
之夫聖人之籍不幸而僅存什一又爲誕妄之人所亂尼
父有靈必當太息愚曷敢自謂無失特細心讀書不敢忘
先人之教耳

夏書

自晉以前皆云虞夏書未有分爲二者梅頤書出始析之而孔穎達疑孔子所析金仁山亦謂夫子升禹謨于虞書冠禹貢于夏書失考甚矣因無大害義理姑仍之書凡四篇

禹貢

取于上曰賦供于下曰貢貢者賦稅之總稱而凡田賦包篚皆在其中矣洪水之難民失厥居水土既平九州物產乃得各遂其生規其土宜差等以供于上其事益自堯舜主之而禹特襄其成名曰禹貢者以水土自禹而平民樂而獻之即賦亦非強爲科索其喜悅願輸亦若貢然故以貢統賦也至禹得天下後定取民之制曰貢蓋因堯舜之法而畧損益之其法無弊詳見冀州賦法下孟子引龍子所言乃後世彷彿貢法而失者非禹之貢本如此也而蔡氏據以爲言失之此篇則史臣美禹之功而詳紀其事以爲後

法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三句總挈禹治水之大要明貢賦所由來也敷分奠定也九州本制起于顓頊洪水之患區域不分禹治水後重復定之敷土即下文九州分部山川物土之宜以定貢賦事隨山隨山而行刊木刊木通以相水勢即下文導山事定山川之高者爲之表識若克之濟河青之海岱之類則源流脈絡可考而導水之事在其中矣

冀州

水土之平在堯舜時而九州疆域則禹有天下後所更定此下敘貢賦以禹所定九州言而先畧言其水土既平然後定爲貢賦以見禹功之偉也冀州今山西之太原平陽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遼沁三州直隸之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宣化六府及真定河間二府西北境大名府濬縣西境

盛京之錦州府河南之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其北直抵塞外
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于大遼水禹治水自下
流不始于冀州此因尊京師而首記之也堯治平陽
舜治蒲坂禹治安邑相去各二百餘里皆冀州地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

漳

載事也壺口山名今山西平陽府吉州西南河水注其中
若壺然焦竑曰河自塞外入中國壺口當南出之孔道梁
呂梁山在今山西永甯州東北岐狐岐山在今山西孝義
縣西修因縣之功而修之也太原今太原縣岳太岳霍太
山也在今山西霍州東山南曰陽覃懷地名今河南懷慶
府衡古橫字衡漳水名一出上黨沾縣大黿谷名爲清漳
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名爲濁漳二漳異源而下流相
合以今考之則皆入海矣○史臣言冀州爲帝都今以禹
治水之功言既有事于壺口○殺河之勢矣而若梁若岐嚮
皆困于水者今悉治之其他若太岳之原平衍尤多鯨嘗

施功于此而未成禹因其迹而修治之至于太岳之陽悉
成樂土下至覃懷可耕之地多矣禹有以平水患而平壤
皆出已底成功至于衡漳之水無
不各有所歸則帝都之地治焉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

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柔土曰壤種植必先辨土之宜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
也會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
者論也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錯
出第二等田於九州之中爲第五等賦高于田四等者地
闢而人工修也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王畿之地天子
所自治也故以賦屬于厥土之類而征之蓋兼土賦而言非
盡出于田也故以賦屬于厥土之類而征之蓋兼土賦而言非
先田而後賦朱子曰賦有九等乃計九州歲入多寡相較
以爲之等非科定取民也取民則用什一賦入既有多寡
而又有閒出他等之時者歲有豐凶不能皆如其常故有

錯法以通之然則雖夏法亦未嘗不通是也冀獨不言貢
筐者天子畿內其物皆屬于王無所事于貢筐也恆水一
名長溪源出恆山自真定府阜平縣龍泉關北迤邐流經
大派山又東南至保定府祁州界合滋河入于唐水唐水
卽滹水也衛水今名雷溝河出真定府靈壽縣良同村南
流至縣東南入滹沱河從其道也高平曰陸大陸云者
四無山阜曠然平地耕作爲山東濟南海府之夷碣石之說不
一今皆無考地理今釋以爲山東濟南海府之海豐縣之馬
谷山然此言冀州所屬不若從孔安國海畔山之說爲是
冀州東西南三面距河貢所直達惟北方之貢諸水阻絕
高遠不與河通必由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適當其
右轉屈之閒如挾在右掖相似故曰夾右碣石也○承上
言冀州水土既平乃定其田賦恆衛之水各從其道而高
平之地皆可耕作不特內地民賦上供卽遠島之夷亦以
其皮服夾右碣石由河
以貢帝都蓋極言之也

濟河惟兗州

濟古作洙兗州今直隸大名府景州滄州山東東昌府及
德州武定州濱州濟甯州曹州諸處皆是濟河之間是兗
也州

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澠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北宅土

九河爾雅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鬴曰胡蘇曰簡曰
絜曰鉤盤曰鬲津道導同禹特導此九河以分河之勢也
今其故道久湮先儒據後世以指之皆非關之可也雷夏
澤名在今山東濮州雷澤縣李之藻曰澤曰穎底有礮石深壑
冬至前水吸而入如巨雷鳴故曰雷澤孔穎達曰洪水之
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既澤者高地水盡復爲澤也澠沮
二水元和志云源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雷夏澤在北郭
外澠沮二水會同此澤鄭康成曰雍水沮水相觸而入
此澤中是也桑土宜桑之土蠶可以蠶也地高曰北宅土
宅土從北而降宅于平土也○兗州寡山而多水河自大
陸而來兗爲下流之衝其害愈大禹既疏爲九河以分其
勢而河不爲患若雷夏澤所以當此州之餘水亦既澤矣

而灘沮二水皆會同以歸此澤凡可以桑之土皆得其利而興蠶民于是降北而宅土蓋極卑之地皆無水患矣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

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潔達于河

墳土脈高起貌孔氏曰繇茂之貌條長之體林氏曰地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山則草木為宜不待書也充徐揚三州居東南下流卑溼沮洳洪水為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天或喬或漸包故于三州特言之田于九州為第六等貞正也取民之法以薄賦為正竟地瘠薄其賦以薄為正且州當河下流受水患最深必耕作十有三載乃同列于征輸之數所以優之也漆以制器用織文以備章服篚以竹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有蓋織文織而為文錦綺之屬浮汜也潔水本出高唐至千乘入海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一支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潔水自合潔水則高唐以南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潔名矣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

後放此

海岱惟青州

岱泰山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青州之地今山東登萊二府青州府益都臨淄昌樂安邱壽光臨朐六縣及諸城高苑博興樂安四縣南境濟南府肥城長清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淄川及泰安州萊蕪縣北境兗州府東阿平陰二縣北境其東北跨海為盛京之奉天府等處

嶠夷既畧濰淄其道

嶠夷今山東登州府地即堯典所謂宅嶠夷者也畧經畧為之封畛也濰水出今山東青州府莒州箕屋山至萊州府昌邑縣入海淄水出今青州府益都縣岳陽山即原山也其山接濟南府章邱淄川萊蕪三縣濰水出于山之東谷至青州府壽光縣入海其道順其道也○青州近海不當眾流之衝而嶠夷之地可耕者多禹既畧定疆址若濰

水淄水皆安其故道則水土之平可知矣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

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筐廩絲浮于汶達于

濟濱涯也平衍曰廣許慎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鹹地可煮為鹽者也田于九州為第三等賦第四等絺細葛錯雜也海物非一也岱畎岱山之谷枲麻也怪石怪異之石可以飾器用而不可闕者非以為玩好也萊夷今萊蕪縣及登州府地作耕作牧芻牧夷人內服而作牧也廩山桑也其絲堅韌中琴瑟之絃胡氏渭曰汶有五北汶羸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經流也羸汶在萊蕪縣南三十里源出新泰縣宮山之陰流合牟汶牟汶在萊蕪縣南門外西流至泰安州東入汶北汶即泮水源出泰山分水嶺亦謂之壑汶柴汶在泰安州東三十五里俗名司馬河地理今釋云

汶水舊由安民亭合濟水東北入海自明永樂九年于東平州東六十里築戴村壩盡遏汶水出南旺南北分流南流達于濟甯州會沂泗諸水入淮者十之四北流達于臨清州會漳衛諸水入海者十之六矣曰達濟而不曰于河者達濟則河自可達不待復書也○承上言禹乃定青州一州之土大都白墳其海濱則廣斥可以煮鹽田上下賦中上其貢則鹽絺為常至海物不拘一途若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凡可以備器用者皆取焉萊夷內服作牧于國以足馬政厥筐則廩絲為常皆浮于汶以達于濟而入河以貢帝都焉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今江南徐州及鳳陽府懷遠五河虹靈壁四縣泗宿二州淮安府桃源清河安東宿遷睢甯贛榆六縣邳海二州山東之兗州府滋陽曲阜陽泗水金鄉魚臺嘉祥鉅野汶上郟城鄒滕費十四縣及平陰縣南境濟甯東平沂三州濟南府新泰縣及萊蕪縣泰安州南境青州府莒州蒙陰沂水日照三縣及諸城縣南境也蔡氏曰徐州之

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而西不言濟者岱之陽濟東為徐岱之北濟東為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畧之也林氏曰凡州境必有四至七州皆止言二至蓋以鄰州互見此州獨見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近于揚故曰海岱及淮而徐州之境始別也

淮沂其父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淮沂二水名淮水出胎簪山實豫境其氾濫為患尤在于徐故于徐言之沂水出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雕崖山接蒙陰縣界南流至江南淮安府宿遷縣北匯為駱馬湖又南入運河又無氾濫之患也蒙羽二山名蒙山在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南八里西南接兗州府費縣界延袤百餘里羽山在今江南淮安府海州贛榆縣茅瑞徵曰沂州東南芙蓉山下有湖溉田千頃古稱琅邪之稻承縣界有陂十三所蓋蒙羽原為沃壤也大野澤名一名鉅野在今山東兗州府鉅野縣自漢以來衝決填淤已非禹迹之舊逮元至正四年河決入此地及河南徙澤

遂涸為平陸矣豬水蓄而復流之意東原地名在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底平水患去而底于平也○徐州之水莫大于淮浸莫大于沂自禹施功淮沂其父而蒙羽二山為淮水所包者皆可種藝矣至于大野之澤乃濟水橫絕之處今亦豬而蓄水東原之地向困于水者皆底于平焉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

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織

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土黏曰埴埴賦也漸進長也包叢生田于九州為第二等賦第五等州土雖赤閒有五色者貢以為建社封國之用羽畎今江南淮安府邳州山南曰陽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泗水出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源有四因為名濱水涯浮磬石可為磬者磬聲清越取

輕浮者良淮夷今江南淮安揚州二府近海之夷蟻蚌之
別名暨及也珠為服飾魚供祭祀四地所產非他處所有
故詳著其地焉元赤黑承上言徐地既平乃定其田賦而
泗入沛入濼以達河○承上言徐地既平乃定其田賦而
五色之土及夏翟孤桐浮磬珠暨魚胥以其地產為貴
至于元色之幣可以為袞與端織縞之繒可以為去凶即
吉之服淮泗以達河

淮海惟揚州

揚州今江南之江甯揚州廬州安慶池州太平甯國徽州
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十二府滁和廣德三州鳳陽府鳳陽
臨淮定遠霍邱盱眙天長六縣壽州淮安府山陽鹽城二
縣河南之汝甯光山固始二縣光州湖廣之黃州府羅田
蕪水廣濟黃梅四縣蘄州廣東之潮州府及浙江江西福
建皆是也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盡于海故以淮海表一
鎮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彭蠡澤名禹時別為一地已無可考今則為江西之鄱陽
湖也上承章貢諸水與江相吞吐周迴四百五十里彭
鳥即雁也南北與日進退故曰隨陽鳥居之如後人築河隄
蠡廢其旁為蘆葦以備浸淫故陽鳥居之如後人築河隄
去河各二十五里以防汎濫其後民頗居作其間是也三
江鄭康成曰北江南江中江也袁氏仁曰岷江在梁漢江
在荆而其入海皆在揚故于揚言之震澤即太湖也一日
具區介于江南浙江之間具區之水多震蕩故曰震澤底
定不震蕩也震澤受揚州東偏諸水而震澤澤容受諸水而
溢流愈震蕩矣禹治水使三江入海而震澤澤容受諸水而
有餘故底定東坡沿鄭說蔡氏力排之而謂三江在震澤
之下流然經文明言三江既入震澤乃底定敘三江于震澤
澤之上文義顯然且諸家言婁江松江東江者在後世確
有可指而禹貢本文無之鄭康成所言據前後經文自不
可易惟其解既入與底定不明故來諸家之疑耳程大昌
亦云揚州近海水自為源而直達于海者甚多諸家隨其

所見指執三水以為三江至于經文中江北江皆棄之不
錄愚謂即如諸家所言婁江松江東江亦不一說不如仍
從鄭康成之協也或疑南江究屬添設然經既有
北江中江則南江不言而已具詳見導嶓冢註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厥
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

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篠竹箭簜大竹充徐止言草木此獨言篠簜者東南之竹
箭尤多也敷布也喬上竦而高也塗泥卑溼也田于九州
為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田下土性惡也地
利廣而人工修故賦較優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石美似玉
者可以為禮器篠材中于矢之箭篠材中于樂之管亦可
為符節象齒犀兕之革鳥羽獸毛木榿梓豫章之屬卉草
也葛越木絲之屬織貝織為貝文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
性不耐寒故包而致之錫貢待錫命而後貢不常貢也順

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而入淮
泗于是與徐州同貢以達于河

荆及衡陽惟荊州

荊山名在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非雍州荆山衡陽南岳
衡山之南也在今湖廣衡州府南境山多而惟衡山為大
言衡陽者見其地不止此山而且包乎山之南也荊州今
湖廣之武昌漢陽安陸荆州岳州長沙衡山常德辰州寶
慶永州十一府郴靖二州施州衛及襄陽府南漳縣德安
府安陸雲夢孝感應城應山五縣隨州南境黃州府黃岡
麻城黃陂黃安四川之夔州建始縣廣西
之桂林全州及興安縣越城嶺北境也

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

江水發源于梁之岷山漢水發源于梁之嶓冢荆當二水
下流之衝而據其入海之上游故于此言朝宗見其上無
所壅下有洩朝宗諸侯見天子之名也九江之說不一
蔡氏以為即今之洞庭因沅漸元辰敘西澧資湘九水所

合故名九江然洞庭為一巨浸經不應畧之而第言九江
當是禹時別有九江亦不盡如後世所云且玩經文承上
江漢朝宗而言謂江漢有朝宗之勢其流方駛而九江足
以分其勢故不為害殷眾也諸侯殷見殷頰借以言水與
上朝宗一例相屬也沱水爾雅曰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
為潛凡水之出于江漢者皆有此名古枝江縣有沱水今
不可考矣潛水胡渭曰水伏流也荆州之潛雖不如龍門
石穴之奇亦必漢水伏流從地涌出故曰潛今漢水之分
流者名蘆泝宜取伏流之意以為古潛水庶幾得之後世
通渠以利舟楫禹迹遂不可知耳又梁州亦有潛水雲夢
二澤名楚之數澤不一其所連亘後人皆以雲夢稱之故
可耕治也○言荆州之水江漢為大發源于梁至此滔滔
有朝宗于海之勢流駛而廣宜其易為患矣然其支流甚
多禹因勢而利導之若別出之九江皆甚眾而足以疏江
漢之勢沱潛之水亦既順道即至廣大如雲夢雲之水既
豬而土見夢則可以作
父于是荆之水土平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
品純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筥箝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
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
南河

土與揚州同田于九州為第八等而賦則居三等者地廣
而人工修也純似榦漆或作楛其榦可為琴栝檜同柏葉
松身礪砥皆磨石粗曰礪細曰砥砮石可為鏃者丹砂
筥箝皆堅竹之名皮特黑色可以為矢楛木名亦可為矢
三邦附近國名材三邦蓋荆蠻之國其羈縻非內屬比
而亦底貢其地之名材也舊說黏上筥箝言非匭匣也
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緇酒之用蔡氏曰既包而
又匣之所以示敬也元色在緇緇之閒三染謂之纁唐孔
氏曰州染色善故令貢之是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璣組
以璣穿結為組也史記龜策傳曰龜千歲滿尺有二寸大

龜以爲守龜不常得得之則錫命而納之重之也鄭氏曉
曰荆州至冀州中隔豫州貢道近于漢者則徑浮于漢不必自
必沿江而入漢也逾越也近于潛者則徑浮于潛而入漢不必自
江而入漢也逾越也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洛
自洛而至

荆河惟豫州

豫州今河南之河南開封歸德南陽汝甯五府汝州直隸
之大名府東明長垣二縣山東之兗州府定陶城武曹單
四縣江南之鳳陽府穎亳潁上太和蒙城三縣湖廣之襄
陽府襄陽光化宜城棗陽穀城五縣均州鄖陽府鄖保康
二縣及鄖西縣東境德安府隨州北境也荆
南條荆山河黃河禹以荆河表一州之鎮也

伊洛漚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荷澤被孟豬

伊水出今河南府盧氏縣熊耳山至偃師縣南入洛洛水
出今陝西西安府雒南縣冢嶺山至河南府鞏縣東北入

河漚水出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北穀城山至縣東入洛澗
水出今河南府渑池縣東北白石山至洛陽縣西南入洛
蔡氏曰伊漚澗皆入洛而洛入河此言四水若各入于河
者猶漢入江江入海而荆州言江漢朝宗蓋四水相敵故
統志其入河也滎波即滎澤在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南
三里古城村濟水自今孟縣入河潛行絕河而南溢爲巨
浸波古作播酈道元曰禹塞淫水于滎陽是也至波水山
海經以爲出于婁涿山之陰周禮職方豫州之波出魯山
縣非即滎波而洛南之波水則與滎澤相距五六百里中
隔大山且無豬澤之所不應總撮言之也荷澤古濟水所
匯當在今山東曹州東南及定陶縣界被及也孟豬爾雅
作孟諸周禮作望諸史記作明都今河南歸德府商北虞
城二縣界方初蘊曰孟豬在荷澤東北孟豬之藪可田淺
時多故導荷之溢被彼之地是也○言豫州伊洛漚澗四
水相敵禹既導之使入于河矣而濟水所溢之滎波尤易
爲害又爲澤以豬之至若荷澤之水有餘則導之被于孟
豬蓋不惟靖水之患
且將溲水之利焉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蔡氏曰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壚黑剛土也王氏炎曰壤則沃墳壚則瘠田于九州居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紵亦麻也宿根在地至春自生可織為布纊細絲也磬錯治磬之石豫最近帝都東境竟自入河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之境今四川全境及陝西漢中府興安州西安府商州雒南山陽鎮安商南四縣鞏昌府兩當文成三縣徽階二州湖廣之鄖陽府房竹山竹溪三縣及鄖西縣西境華陽華山之陽周禮職方華山在豫州界內梁州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或云以華陽洞得名非黑水今雲南之金沙江其源發于西番諾莫渾五巴什山分支之

東曰阿克達毋必拉南流至塔城關入雲南麗江府境亦曰麗水東南流至姚安府大姚縣之左郤鄉北打冲河自鹽井衛來會之又東入四川境逕會川衛南又東至東川府西折而東北流經烏蒙府西北馬湖府南又東經敘州府南入岷江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

岷山跨古雍梁二州自陝西鞏昌府岷州衛以西大山重谷谿衍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直抵四川成都府之西境凡茂州之雪嶺灌縣之青城皆其支脈而導江之處則在今松潘衛北西蕃界之浪架嶺漢書地理志所云岷山在湔氏道西徼者也詳見下導水嶓冢山有二一在陝西漢中府甯羌州北九十里東漢水所出即導漾之嶓冢一在鞏昌府秦州西南六十里西漢水所出二山南北相去三四百里而支脈隱然聯屬郡縣志所謂隴東之山皆嶓冢是也藝可種藝也沱江水之別出者自四川灌縣別出經彭縣新繁金堂而下入于江舊說謂在郫縣者非潛水不一

皆自山穴而出李冰在天彭關下與水神約立誓水碑其源自大魚洞小魚洞穴山而出即潛水也昔人以宕渠東岡山下及龍洞口之水當之亦是然其實不止此大抵江漢之水多沱多潛梁州之水江漢為大然其流派甚多凡至平衍處停蓄為沱自山穴出者多潛言沱潛既道以明江漢之支流足以分江漢之勢沱潛既道而諸水皆治江漢可知梁州無水患矣蔡蒙二山名其地說者不一宋葉少蘊謂蔡山今雅州府東五里之周公山蒙山蔡氏謂在今名山縣界愚按梁州山川甚眾又多夷經以岷嶓沱潛蔡蒙和夷括之其岷之列鷲村羊膊嶺一曰鐵豹山則分水之上源也水二派其一自西南入尖囊大渡河其一正南入羊膊蔡蒙二山即西南行者也自邛州地邈至打箭爐通西域皆山而附內者山微小愈進則山愈峻前人謂蒙山可考而蔡山無考愚嘗考之蓋跨邛州蘆山雅安者蒙山也自大渡水以外皆蔡山也經以二山該西南諸山旅行旅言蔡蒙諸山之險奧者皆可通行旅而平夷也故下緊接和夷底績和水即今蘆山之始陽江有二源一自馬鞍山一自宕底關至禁門關合流過礪門至兩江口為

多功河即青衣江也蘆山縣南青衣洙水會流處和水自此合之和夷和水附近之夷人也此言梁州水土平治之大槩岷嶓州左畔山之右者蔡蒙州右畔山之右者大者錯舉以該一州之水州水以江為大源皆出本州故特言之江者共也眾水所共沱潛足以括眾水矣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磬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

河

黎黑也田于九州為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等九等也王氏樵曰無錯者其等已定有錯者其等難定時進退以通節之也璆球同玉磬鏤以金銀刻鏤為器者也舊說謂剛鐵可鏤者然鏤固不拘剛柔蓋當時州之鏤器精良故以為貢也蔡氏曰言鐵而先于銀者鐵之利多于銀是也磬石磬織皮蘇氏曰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西傾山

一名嶺臺山在今陝西鞏昌府洮州衛西蕃界延袤千里
外跨諸羌桓水一名白水出今陝西岷州衛東南分水嶺
至四川保甯昭化縣東入西漢水沔水一名沮水出今陝
西漢中府略陽縣東南至沔縣西南入漢水名曰沮口絕
流而渡曰亂鄭氏曉曰桓水入潛潛出于沔沔接于褒貢
道因桓浮潛由潛達沔由沔達褒褒不與斜通故舍舟而
陸若夫斜入渭渭入河故貢道由斜川而達渭由渭而亂
于河○禹既定梁州之田賦及貢其貢道去帝都阻遠由
西傾之山因桓水而來浮舟于潛潛不與沔通乃舍舟登
陸以逾于沔沔與渭又不通至渭而後可以橫絕渡河達
于帝都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去聲

雍州今陝甘之臨洮平涼慶陽延安鳳翔五府西安府長
安咸甯咸陽興平臨潼高陵鄠藍田涇陽三原盤屋渭南
富平醴泉朝邑郃陽澄城白水韓城華陰蒲城同官武功
永壽三水涇化長武二十七縣同華耀乾邠五州鞏昌府

隴西安定會甯通渭甯遠伏羌西和秦安清水漳禮十一
縣秦州及榆林甯夏中靖遠岷州洮州甘肅莊浪諸衛所
塞外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底沙漠皆是也黑水出
陝西甘肅塞外南流至河州入積石河今俗名大通河與
梁州之黑水別蔡氏曰雍州西據黑水
東距西河謂之西河者主冀都而言也

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愔

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弱水今陝西山丹衛城西山丹河是也佛記謂之流沙河
出衛西南窮石山正流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又東北
至甘肅北地灃流至塞外入居延澤其餘波溢入流沙
涇水出今甘肅平涼府平涼縣西南筭頭山亦名崆峒山
東至西安府高陵縣西南入渭水屬連屬渭水出今陝西
臨洮府渭源縣西鳥鼠山東至西安府華陰東北入河內
水出今平涼府華亭縣有二源北源出湫頭山之朝那湫
南源出齊山至縣東與北河合又東至涇州西北入涇水

浮河北行東轉南向而至于龍門由龍門而達于西河則
 遼出雍州之東境而至于冀州之西境即西河也至西河
 則達帝都矣以其西南境言之渭入于河漆沮東注于滑
 涇水北注于渭灃水南注于渭故貢道或由灃涇或由漆
 沮皆會于渭水之北焉至渭則達河矣岷嶓西戎國蓋附
 近岷嶓山者析支今西蕃在陝西臨洮府河州西渠搜亦
 西域國三者皆本山名而因以爲國號也蔡氏曰三國皆
 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禹
 既定田賦其貢道則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而西戎之地產皮最富若崑崙析支渠搜皆貢織皮則西
 戎無不即敘而雍境擴矣以上言
 貢賦約舉平水土事非言水道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
 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
 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此下誌隨山也岍山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南八十里荆
 岐二山見雍州逾禹逾之也壺口太岳碣石見冀州雷首
 山在今山西蒲州此山凡有八名歷山首陽薄山襄山甘
 棗山中條山渠豬山獨頭山也底柱山在今河南府陝州
 東四里王屋山在大河中析城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
 西平陽府垣曲縣及澤州陽城縣界山有三重其狀如屋
 太行山延袤千餘里起于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而東北
 跨山西河南直隸界蔡氏曰西傾見梁州朱圉山在今陝
 熊耳外方桐柏陪尾豫州也西傾見梁州朱圉山在今陝
 西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三十里鳥鼠山見雍州太華山在
 今華州華陰縣南二十里熊耳山在今河南府盧氏縣西
 南七十里接陝西西安府商州界外方山今中嶽嵩山在
 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西接洛陽北接鞏縣東接開封密
 縣界縣亘一百五十里桐柏山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
 東一里東接湖廣德安府隨州西接襄陽府襄陽縣界陪
 尾山在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世以德安府安
 陸縣北之橫尾山爲陪尾者非○王氏樵曰此上記禹導

北條大河北境南境之山是也洪水為災由水為山阻故
濬川必先隨山山水皆源西北故導山自雍州始導汧及
岐至于荆山則不但河之經雍者無滯而渭水之入河涇
灃漆沮汧汧之入渭者皆有次第矣雍功既畢則自龍門
渡河以至冀州先治壺口以殺河勢又南而雷首以至太
岳汾水之所經又自南而東底柱析城至于王屋濟水之
所出又自東而北太行恆山至于碣石無不導治使附山
之水皆入海則不但河濟順流而汾漳沁恆衛等水皆
有歸向矣其導大河北境諸山之序如此其導大河南境
諸山之序則從雍之西傾東歷鳥鼠又轉而之南以至太
華其閒凡渭桓等水出入于諸山者治矣雍功既畢由是
東至豫州自熊耳而東歷外方桐柏又轉而之南以至陪
尾則其閒伊洛淮等水出
入于諸山者無不治矣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
江至于敷淺原

嶓冢見梁州山形如冢故曰嶓冢荆山南條荆山在今湖
廣襄陽府南漳縣西北八十里內方山在今湖廣安陸
府鍾祥縣西周迴百餘里接荆門州界大別山一名魯山
在今湖廣漢陽府漢陽縣東北半里漢水西岸岷山見梁
州衡山今衡州府衡山縣九江府德化縣南湖北隸南康府星
子縣不言廬山而言敷淺原者禹時附近廬阜之原被洪
水淹沒尤甚也○王氏樵曰此記禹導南條江漢北境南
境之山是也梁州之嶓冢漢水所出荆州之荆山內方漢
水所經禹導嶓冢以導其源至于荆山由內方至于大別
以引其流則漢之源流治矣其導南條北境諸山之序如
此其導南條南境諸山則岷山為江水所出導之衡山九
江及敷淺原皆江水所經禹從岷山至于衡山以通其上
流渡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以通其下流自此順而至海江
之源流亦治矣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

海

以下九條紀導水之事弱水見雍州合黎山一名要塗山
 在今陝西甘肅州西北四十里絲延而西接高臺鎮彝二
 所界流沙在今陝西嘉峪關外索科鄂模古稱居延澤以
 北東至賀蘭山西北至廢沙州界幾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
 里其沙隨風流行隨處有之程大昌曰堯時弱水必嘗壅
 溢東行禹導之使其經流入合黎支流入流沙黑水即今
 雲南之瀾滄江其源發于西蕃諸莫渾五巴什山分支之
 西曰阿克必拉南流至休那山入雲南界東岐一支為漾
 備江即程大昌所謂葉榆河東南分注大理府之西洱海
 經流入順甯府境其正支南行絕雲龍江而東南至雲州
 北之分水嶺仍與漾備江合又南流至阿瓦國入南海三
 危山今雲南大理府雲龍州西有三崇山一名三危瀾滄
 江經其麓有黑水洞或謂即古三危林之奇曰三危距南
 海甚遠禹導黑水至此即得其故道遂從此以達南海其
 開數千里不加人功修治故經載至于三危即曰入于南
 海是也凡水皆能載而弱水獨弱且西流凡水皆清而黑

水獨黑且獨南流不與諸水相
 參故記禹導水而先記之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
 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
 同為逆河入于海

積石龍門見雍州華陰華山之北也底柱見導山河源出
 今西蕃巴顏喀拉山東名阿爾坦河東北流三百餘里合
 鄂敦塔拉諸泉源大小千百泓錯列如流星元史所謂火
 敦腦兒即星宿海也星宿海西南有河名阿勒坦郭勒蒙
 古語阿勒坦即黃金郭勒即河也其水色黃迴繞三百餘
 里穿入星宿海又其西有巨石高數丈名阿勒坦噶連素
 齊老蒙古語噶連素北極星也齊老石也壁上為天池流
 泉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乃黃河之上源自星宿
 海匯為查靈鄂靈二海子各周三三百餘里東西相距五十
 餘里元史所謂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也折而北經蒙古

托羅海山之南轉東南流千餘里南北受數十小水經烏
藍莽乃山下有母打禿昆多倫河多拉昆多倫河自東
南來入之元史所謂納鄰哈刺乞兒馬出二水也自此折
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前後小水奔注不可勝計繞阿木你
馬勒產母孫山之東即元史所謂崐崙山也流百五十里
有齊普河呼烏蘇河自西來入之又迤邐東北流三百
餘里會哈圖俄羅濟諸水歷歸德堡經積石山至陝
西臨洮府河州入中國界過蘭州又折而東北經甯夏流
出塞外河以內為河套地又東南至延安府府谷縣入塞
河以東為山西界南流至潼關又折而東由河南山東界
至江南淮安府安東縣入海禹導河止自積石導之孟津
地名一名富平津一名河陽渡在河南懷慶府孟津縣南
十八里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為洛水在洛水之內也
蔡氏曰洛之入河實在東南河則自西而東過之故曰東
過洛汭大伾山亦名黎山在今直隸大名府濬縣東南二
里周五里洛水出今陝西路安府屯雷縣西南八十里盤
秀嶺至潞安府潞城縣入濁漳水而濁漳水由是一名洛
水矣大陸見冀州九河見兗州河自大伾而下不特平地

易潰且南歷雍州而灃涇漆沮皆入洛洛水又北注之以一河全
東歷豫州而伊洛灋澗皆入洛洛水又北注之以一河全
受重委為患可知故禹播為九河以分其勢逆河近海之
處以海水逆潮而得也河為四瀆宗其源出西北尤長
故敘中國之水先之○河源出于塞外而洪水時其正道
多壅禹自積石導之曲折三千里疏其險阻以至于龍門
自龍門而下山開岸闊豁然奔放南流至于華山之陰所
謂雍河也河之南流者順其道矣自南折而東流復在險
處至于底柱山又東至于孟津又東過洛水交流之處至
于大伾山所謂豫河也河之東流者順其道矣又自東折
而北流過洛水至于大陸而北至兗州界地廣土疏河尤
易決禹乃播之為九河以分其勢又將入海乃同合而為
逆河以歸海所謂兗河者也而河水自是治矣

蟠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
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

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漾水名嶓冢有二漢水源自嶓冢山東至漢中府南鄭縣南為漢水亦名東漢水東流至白河縣入湖廣界又東流經鄖縣至均州又東南流歷光化穀城二縣至襄陽縣東流經漢川縣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其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沔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逕葭萌北四十里曰沔故曰漢沔沔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逕葭萌在襄城北即大堤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東皆襄陽地在古邛縣之北也大別見導山入江處在今漢陽縣匯迴也彭蠡見揚州東匯為彭蠡者禹時彭蠡別為一地在今北故漢水東來會之後世塞為平地遂不可考而儒者以番陽實之反疑經文不知番陽非古彭蠡也漢既入江矣

而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者崔東壁謂猶濟之溢為滎是也蓋當時漢水泛濫勢大其經流既南入于江矣而支流又東匯為彭蠡又流為北江始入于海也入海在崑南通州岷山見梁州江水與黃河皆源于崑崙河源在崑崙之陰江源在崑崙之陽而特為偏西二百餘里今按圖記金沙江源于西番之毋魯烏蘇及阿克達母必拉行六千九百餘里至四川敘州府與岷江合又有鴉礮江即打沖河亦源于西番北境與青海南境接壤與河源南北相距僅二度亦在崑崙之陽源皆較岷江為長而金沙江尤遠故昔人有以金沙江二水源皆較岷江為長而金沙及二水者蓋誌其入中國施功之處如導河之自積石且岷山縣亘數千餘里不止今灌縣青城諸峯固已該金沙口其水左自白沙右自漩口至灌縣城合為一水秦李冰作都江堰鑿離堆分為二水左附城者為內江右遠城者為外江禹導江時江猶未分導江但去其壅滯岷山至蜀分左右翼左連關隴右連邛雅皆岷山也山皆有山水

在山迅駛至平陸乃有深潭沱即潭也眾水所共曰江江
 在州境多沱經故以江沱括一州之水澧山澤之名鄭康
 成曰長沙郡有澧陵縣蓋以陵名縣也東陵即巴陵今湖
 廣岳州府江至東陵始與漢合記其東行斜池而北者著
 其與漢既合之形勢也九江見荆州匯者彭蠡澤也不言
 會于彭蠡者蒙上東匯澤為彭蠡之文且見其與漢水共
 注此澤也夏彝仲曰匯者迴也乃下流泛濫使水勢不洩
 于是迴旋停蓄豬而為澤之謂春夏江漢水漲彭蠡水過
 不流而匯為澤非謂江漢之水入澤內而為匯也匯言其
 外也蠡言其內也若截入為澤則但曰到曰入可也何必
 變文言匯哉漢水不言會者為江水所隔與彭蠡不相接
 也江水不言彭蠡者與漢互見也逮江漢既消則彭蠡之
 水溢出大江循南岸而行與二水頡頏趨海第江水最在
 上流其次則漢水自北岸而入又其次則彭蠡之水自南
 岸而入三水並持東下則江為中江漢為北江而彭蠡之
 水入江並流為南江曰南曰東與今水道屈折迤邐勢正
 相符經文何嘗誤哉其言亦甚有見也○此記禹導南條
 之漢江也漢有二源西源為沔東出為漾南流合沔不言

沔者舉一漾而漢源已見也導漾自蟠冢東為漢又東為
 滄浪隨地而得名仍一水也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矣而其餘流東溢匯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江水出岷
 山梁州之地最高處出峽稍緩故疏其上源而別為沱又
 東至于澧過洞庭之九江至于東陵又從東迤邐而折于
 北與漢會于匯澤又東流而為中江以入于海蓋江漢之
 源流大畧也

導沱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北北又東至于
 滎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
 東入于海

沱水即濟水發源之名濟水出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王
 屋山即見即伏至濟源縣西北五里重源顯發有東西二
 池合流至溫縣東南入河自此伏流河中溢出而為滎又
 與河並行東出于陶北北陶北在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

西南七里荷即荷澤見豫州汝北汝也見青州蓋濟水發源于冀經流于豫分流于徐入海于青三伏而四見一見于王屋而遂伏再見而為濟再伏而入河三見而為滎三伏而穴地四見而出陶北之北則不復伏矣淮水據今出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桐柏山胎簪山者即桐柏之支峯也東流至光州東北會汝水又東由固始縣入江南潁州界又東流至潁上縣東南潁水入之又東北至懷遠縣合過河又東經長淮衛至五河縣合澮河又東北至泗州城南盱眙城北漫衍入洪澤湖東北出淮安府清河縣之清口與黃河會東則刷黃河以入海南則入運河以濟漕歷揚州府寶應縣高郵州抵江都縣入揚子江昔人謂禹時江淮本不相通自春秋時吳伐齊于廣陵城開邗溝以通淮至晉永和通中江都水斷乃于歐陽埭引江至廣陵城而北出白馬湖合中瀆入淮謂之山陽瀆隋時又開廣之以通戰艦明初陳瑄循故瀆開新運河以通漕即今之運道也禹時則沂先入泗泗次入淮故曰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也漢時河決頓北遂漸南徙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淮河始通至于全淮注河而害甚矣若禹時濬沮泗沂諸水未

嘗不脈絡相通然河淮未嘗合流也○以上江淮河濟為四瀆瀆者以其能獨入海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

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鳥鼠同穴山名其山鳥鼠同穴得名鳥為鷓鼠為鷓郭璞曰鷓如人家鼠而短尾鷓似鷓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是也在今首陽山西南酈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導之陳氏櫟曰澧涇即涇屬渭汭也東過漆沮即漆沮既從也澧涇大與渭竝故曰會漆沮小故曰過前分言于雍此自源徂流言之是也熊耳山有三此則河南盧氏縣西南五十里是也兩峯相竝如熊耳洛水出冢嶺山禹特自熊耳導之耳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

同

此總結上文平治九州水土之事四隩四海水涯之地宅
居也九山九川九澤九州之山川澤也刊旅刊除榛蔽可
通行旅蓋不特梁之蔡蒙旅平雍之荆岐既旅也疏滌泉
源無有壅遏則不特青之濰淄其道克之雷夏既澤而已
四海會同百川皆以四海
為歸如諸侯之會同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總結上文九州土田貢賦之事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
皆大修治庶土凡山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土交正以其肥
瘠高下相參而正其所出之財貨底慎致慎而不過取三
壤上中下三等土壤中國以三壤為準則酌其中以
成賦中國而四夷則
不以田賦槩之也

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此三句記禹封建竝其錫命諸侯之詞土水平貢賦定必
任人以治之由是分茅胙土或錫之采地或錫之封地別
族命氏或因功或因德或因地或因生而受姓錫命如契
封于商賜姓子稷家于郟賜姓姬蓋姓者從其祖考之所
自出百世不變者也氏者自其子孫之所分數世一變者
也祇敬台我距違也此二句禹錫命諸侯戒以自敬其德
為民倡然後不
違己之所行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程三百里納秸服四百
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
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
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此下記禹定五服之制也五百里者四面皆五百里下放
此甸服畿內之地甸田服事也以其為天子治田賦故曰

甸服禾之莖穗全曰總半藁曰程半藁去皮曰稭服三百里去王城近使服輸將之事也粟穀去殼曰米蓋量其地之遠近為納賦之輕重精麤侯綏要荒皆言服者皆服其事于天子也甸服外又各皆五百里以其皆侯國之事謂之侯服外四面地各一百里迫近甸服為卿大夫采邑地又其次為公侯伯大國所封地次國小國居內所以安內附也大國居外所以禦外侮也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以其漸遠王畿義取撫安謂之綏服此其地去王城千里去荒服千里介乎內外之間不可不嚴華夏之辨故于內三百里則奮揚卒伍軍師之法以衛天子內非無武外非無文特以其重者言之耳綏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以其去王畿已遠法制簡畧稍要約而已謂之要服內三百里以處夷人各隨其俗而治之外二百里以處放置之罪人蔡放也蓋要服雖無中國之禮法而猶受中國之約束者要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去王畿益遠荒野之地治之以不治而已謂之荒服內三百里去王畿益遠荒野之地治之外二百里罪重者流之于此蓋較蔡又加等矣流蔡在夷

蠻之外蓋聖人之防小人更甚于防夷蠻也蔡仲默曰先儒皆疑禹服之狹不知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里則止以五服為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為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若周漢則盡其地之所制而疆畫之也金仁山曰五服亦大約限制以為朝貢之節詳畧之宜耳每服之中又自分為二三節此周制九服之所由起其說均是也于內三百里下脫三句則揆定詩書禮樂之文以教庶民于外二百里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漸漬也如水漸漬而及被覆也如衣覆被暨及也漸深于被被深于暨聲風聲教教化人所聞為聲所效為教錫賜也謂賜四方之命圭夏尙黑故元功敷土之功告告廟承上言禹既定五服之制五服雖止于五千里而其德化所及實為廣博蓋極東西朔南之地而禹皆錫以元圭于是告敷土之成功于廟而禹之明德遠矣

附解堯舜禹相承其道同則其治同而禹之烈尤在平水土定九州故此篇詳敘禹績開端卽揭明敷土隨刊奠定山川下文分析言之九州言貢賦非言治水之事導岍以下乃言治水事敘土壤貢賦而先言水土之平曰旣載曰底績及其以其藝底定旅平旣宅不敘等語皆已然之詞前人不達其意牽連上下文意以求治水次第是以轆轤橫生今正明之然止是就正文自然語義見之非他求異說也識者鑒之九州土壤之所以分賦貢之所由定非敘治水經緯也導岍及岐四條始言導山之事曰至曰過禹至

之禹過之也導弱水九條敘導水之事曰至曰過水至之水過之也九州攸同一節總結上導山導水六府孔修一節總結上賦貢事錫土姓一節起下文制五服事東漸于海節總贊禹功收應首節以終焉冀州爲帝都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取其田土可以畫井者耳其實冀州之域所及甚遠故島夷皮服亦入貢焉前人泥千里王畿謂島夷爲兗州之夷非大陸近河言其可以耕作則冀土皆治可知前人必以大陸爲澤名非崔氏述曰河之所受數十百川然所紀者獨洛與潒而濟沁淇漳滹沱桑乾不與焉則潒

水非小水明矣今西山洺滏沙洺諸水皆入于泊漳之故道亦穿泊自泊以外更無餘水可指爲洺者蓋洺水非枯洺乃泊水也孟子曰洺水者洪水也洺之得名蓋取其無津涯之義今泊水浩渺環數百里正與洺之名義相符而高平曰陸亦未聞有以之名澤者則泊水乃洺水非大陸也大陸與泊近故後人因以其名名之猶今人呼爲甯晉泊非謂泊之遂爲甯晉也蓋河自大伾而北距西山僅百里漸北漸斜而東距山漸遠而又有南北二泊直其地皆不可謂之大陸過泊而北然後平原地邈亘數百里然則

大陸當在二泊以北兩淀以南以其西由東河南泊北淀而中地廣且平故曰大陸不得如顏師古蔡仲默之說是也九河當從爾雅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鬴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鈞盤曰鬲津蔡傳據曾眈之說合簡潔爲一河以其一爲河之經流然此經明言播爲九河同爲逆河何得以經流相配爲九哉其故道漢王橫言天常運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于海後世儒者必鑿求之徒增詞費耳碣石亦然灘沮二水在雷澤縣西北平地而蔡

傳引許慎謂河澨水在宋又曰汲水受陳畱浚儀陰溝至
蒙爲澨水東入於泗然此水之出乎豫入乎徐者與兗州
無涉作十有三載乃同蔡傳謂賦法同于他州然九州賦
因田異各不同也安有于兗而獨同于他州乎沂水不一
曾點浴沂之沂出尼北山西北徑魯之雲門又一出太公
武陽之冠石山東西入泗而沂水之大者則出泰山也彭
蠡說者以爲鄱陽湖崔氏述曰禹時彭蠡自別爲一地當
在江北爲漢水之所匯而今亡矣惟其在江北故導漢曰
東匯不曰南匯導江曰北會于匯不曰南會于匯惟其在

江北也故不待橫截而南而已匯爲彭蠡不待橫截而北
而已流爲北江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彭澤縣下註云禹貢
彭蠡澤在西番陽在彭澤南而云在西則彭蠡自爲一地
非番陽明矣又云水入湖漢者八入大江者一不以彭番
稱番陽而稱爲湖漢則番陽自名湖漢非卽彭蠡又明矣
且不云有彭蠡澤而云彭蠡澤在西似彭蠡原不在縣境
中者且云禹貢彭蠡澤似彭蠡已塞其地尙約畧可指如
人之呼滎澤者然蓋江雖東流然常斜迤而北故江南亦
稱江東江北亦稱江南彭澤臨江而縣則視上游江之北

岸爲西故以爲在西耳然則班氏但因縣之得名由于彭蠡故注其地所在非謂彭蠡必在彭澤縣境也因彭澤無彭蠡遂南移之番陽失之遠矣朱子乃云漢志不知湖漢之卽爲彭蠡而兩言之豈知彭蠡自在江北湖漢原非彭蠡不但禹貢不誤卽漢志亦不誤乃後人以爲番陽者誤其言是也水道遷徙古今迥殊往往有其地遠隔千里百里而其名仍舊者以後世疑古迹誠不可也三江之說不一地理今釋從鄭康成之說甚允從之九江孔殷先儒謂卽洞庭然殷字無著且果爲洞庭則一巨浸不應不直指

其名而第以九江所入遂名爲九江然則凡受諸水之水皆卽以諸水名之其可通乎九江卽洞庭其說始于蔣穎叔之奇而宋儒從之蔡仲默以爲九江沅漸元辰敘酉澧資湘陳氏士元謂沅卽元不宜分爲二水而漸元源短亦不得名爲江禹貢所稱蓋指瀟湘蒸澧沅澨潁辰酉也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在九江中而張茂先博物志以君山爲洞庭山酈善長水經注云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今岳州巴陵卽漢之下雋地洞庭在其西北則九江爲洞庭明甚愚按經文言朝宗孔殷旣道皆已然之辭謂水土平而後

書系心解卷二
貢賦興非敘治水經緯也前人不明其意必求與下導山
導水之文相比故多牽強陳氏必卽後世水道以證禹時
已爲膠固且其引山海經亦誤經云洞庭之山其上多黃
金云云又云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
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是其所言
謂帝之二女在九江之間耳而豈謂洞庭乎戰國吳起云
三苗之地左洞庭莊子黃帝張樂于洞庭洞庭之名久矣
使九江卽洞庭書何不指言洞庭旣猶如彭蠡之文而乃
云九江孔殷孔殷之云正以其爲九而殷之也蒙上言江

漢旣朝宗于海矣而九江又孔殷以分凡在荆之水勢至
與江漢同源異派之沱潛則又旣道卽至大之澤如雲皆
多成土如夢皆可作父而荆之水無不平矣下乃言任土
作貢賦事是經文固括全州而言未嘗及洞庭者洞庭在
禹時自是以山名未嘗以澤名其時之大者雲也夢也故
經言雲夢而不及洞庭今則洞庭大而雲夢微矣古今水
道不同安得必求牽合故以九江爲潯陽之九江者固非
而以洞庭爲九江者亦非也要當以經文正之爲允蔡傳
所云九江內元水乃无水之誤无水在今辰州府下流入

洞庭則陳氏謂沅卽元者亦非毛大可曰經文言東至于
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澧既爲九江之上流與九江異名別
出而復雜澧水于九江之中仍是入水非九水今之岳州
卽古巴陵大江在其北洞庭在其南假使洞庭爲九江巴
陵爲東陵則相距數步已耳經文何云過九江至東陵自
沱以下約數千里而至于澧何九江至東陵纔數步耶孔
安國云江至荆而分爲九桑氏水經曰九江在長沙下雋
西北地夫岳州在秦漢本長沙郡地而岳之巴陵武昌之
崇陽通城皆下雋地也九江在其西北則江水分派正當

在荆州之東岳州之北以迤至于黃蘄之間張僧監作潯
陽記列九江之名曰申曰烏蚌曰烏曰嘉靡曰畎曰源
曰廩曰提曰茵而樂史寰宇記李宗諤九江圖亦同云分
流于江鄂之境張偵九江圖名稍不同亦曰九江參差隨
勢而分其閒有洲或長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始別于鄂陵
終合于江口則言大江之自爲九派而分之合之其言亦
爲有見愚按九江決非後世所稱禹時別有九江自荆州
而分巴陵指爲東陵可九江指爲洞庭則決不可耳九江
原在荆州秦時以之名郡在西陵蕪春之閒至荆州境至

漢高革九江郡而孝武復移之壽春若所謂潯水城者然後有潯陽九江之說則揚州境矣沱潛爲江漢支流沱潛旣道言江漢諸支派皆治也江沱在吾境而書傳紛紛不一生長其地者亦不能辨由泥書者未察其地履地者又不通于書也愚嘗詳考而察驗之岷山繇亘數千里至蜀分爲兩翼皆有水從山出山水迅駛至平陸則多潭潭卽沱也史臣簡要言之以岷山導江東別爲沱二句該卻全川之水蓋由西北分左右而言右以蔡蒙該諸山而不言其水左以沱潛該諸水而不言其山沱也潛也則水自山

出至平衍而爲沱水自穴出無源可溯而爲潛江爲四瀆之首漢亦入焉州多山山有水匯而爲江經以江漢沱潛括之而於紀貢賦又錯舉山水誠非無見後人不得全蜀之勢紛紛據後世之水穿鑿支離言之經文遂晦以是而推凡九州山水非親履其地深曉經文不能得其真也沱與潛不同沱分派別流者潛伏流重出者梁州之水多沱潛先儒以一二處實之非也閻百詩謂雲夢在周時可名藪澤禹時不然故曰土曰作又計禹至周公作禮時一千一百六十九年陵谷變遷不可以今疑古是也滎波馬

鄭王本波竝作播伏生今文亦然孔安國謂一水非二水以爲二水自顏師古始林之奇引周職方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滎地理今釋辨之甚詳今從之蔡山古云無考愚嘗親至邛崃考而正之履其地者應以爲然也旅爲客義始于易經至祭名之祿旁字從示因後人傳寫譌誤如論語旅於泰山此經旅平旣旅刊旅皆解作祿祭夫祭告山川固禮之常然禹貢所紀名山大川甚多而獨蔡蒙荆岐言之于義爲歉不知其字誤也今正之蜀地今爲樂國和夷絕少青黎之土亦稀故知古今異勢不可但拘傳註以

言此篇黑水有三雍州之黑水其源在黃河之北梁州及導水之黑水其源皆在黃河之南已詳見各條其他黑水尙多非止於此也林之奇曰眾水皆東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其性與勢之自然也必欲東之則逆其自然其說良是烏鼠同穴因物產而名之可省同穴謂之烏鼠不可省烏鼠謂之同穴山也前人多誤且其地真有烏鼠同穴而蔡傳以爲怪誕誤矣王氏樵曰江爲南河河爲北河南北兩河上應雲漢蓋天文地理之分判者于二之中又分爲二北條有大河之北境有大河之南境南條有江漢之北

境有江漢之南境導山四節分析言之黃河發源于阿勒坦郭勒禹時自積石導之耳阿勒坦郭勒譯言黃金河蓋天地之脊流溢于外者故水皆作黃金色迨會諸水以後則金色爲泥沙所掩但名黃水河而已黃河之源在塞外自元以前皆無能知元主中華始傳有星宿海而亦未詳

我

朝乾隆間始查明之左傳文公十六年楚軍次于勾澁宣公四年令尹子越師于漳澁定公四年司馬戍敗吳師于雍水澁昭公二十三年司馬蕞越縊于蓬澁蓋楚人言水

邊埤土之常稱三澁非水名當有三處而今不可考矣導水凡九章弱水黑水在九州之上游且二水獨不歸東南故先之中原之水患河爲大故次之其次莫大于江漢淮濟與江河爲四瀆故又次之雍水多歸于渭豫水半歸于洛而皆附河以入海故以渭洛終之先漢于江先濟于淮先弱水于黑水先北而後南也先渭于洛先上而後下也又導山導水本兩事禹自言隨山暨益同功決川暨稷同功蓋先隨山令民得鮮食可以居止再導水以平土使可耕稼讀者不得其解且牽合後世山川之形以釋經文不

知山至堅久猶有崩墜水道則遷變不常矣此篇所言在當時爲實錄在今日多影響亦何足怪崔述謂上古之時本無水道是大不然上古聖人經世理物豈容畧于水土但土廓人稀畧加修治未盡開鑿而水道漸就淤塞至堯時遂妄行禹乃盡爲疏鑿以垂萬世之利耳祇台德先不距朕行前人謂禹自言然文氣橫梗不通不知其承上錫土姓言卽錫命諸侯之詞耳禹錫元圭或以爲堯錫禹或以爲禹錫舜謂爲堯錫者旣於文義不合謂爲禹錫蓋如師錫帝之錫然以下奉上爲錫此言錫圭非謂與言圭命

于上故曰錫此篇史臣作於禹有天下後總記禹治水敷土定疆域貢賦之制名曰禹貢非如他篇可參以堯舜之事竝諸臣之言觀舜之十二州此篇改爲九州可知矣錫元圭承上東西湖南言謂凡聲教所及之處皆錫以圭爲鎮元者夏所尚之色也告成功只結言禹治定功成以與起敷土三句相應成章前人何拘滯不達耶明者其細審之

甘誓

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在今陝西西安府鄠縣馬融曰會同曰誥軍旅曰誓有扈先儒據國語觀射父

書系心角名一
之言則夏同姓之國據左傳趙孟之言則亦三苗徐奄之類按誓詞斥言有扈氏則非夏同姓當從蔡傳三苗徐奄之類為是也今文古文皆有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云大戰以著有扈氏抗拒之罪姚承菴曰六卿六軍之將非王朝六卿是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警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

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王夏禹之子啟也六事六卿所部之人軍吏下及士卒也威暴殄侮輕忽五行兼質與事而言威侮則暴殄五材不修五事三正三綱正道五倫之修必由三綱先正怠棄則倫紀紊矣二句該許多暴政在內天罰悖天道者天所誅恭行承天意而非有私怨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

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左車左右車右政治也蔡氏曰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主射一居右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是也命承上天罰而言人君奉天討罪則君之命即天命也其馬之正御者馳驅進退皆有法度非其正則軍紀亂矣賞祖戮社唐孔氏曰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戮親祖嚴社之義是也宗廟社稷皆奉天所置故稱以肅其恭命之志戮有誅辱二義孥漢書作奴孥戮或辱以為奴或戮以示眾也

附解說苑理政篇莊子人間世皆作禹與有扈氏戰墨子明

鬼云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呂氏春秋召類篇云禹攻曹

魏有扈以行其教先已篇又云夏后相與有扈氏戰于甘

澤而不勝楚詞天問云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斃于有
扈牧夫牛羊又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
從諸書之說不同然必以經文斷之他說不足信也史記
亦依經作啟與有扈氏戰孟子曰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
其不尙兵威可知矣而此篇英烈之意宛然何耶古時天
子統一海內非如後世定於一尊不過羈縻之其各君國
子民不盡秉一王之號令有扈氏蓋桀鰲無道爲禍於民
者啟不得已而伐之深惡其人嚴飭軍士兵法貴嚴故夫
子錄之以爲後世馭兵之法唐孔氏乃謂堯舜受禪啟獨

繼父以此不服其謬妄實甚彼蓋據淮南子也淮南子齊
俗訓云有扈氏爲義而亡知義而不宜也高誘註有扈夏
啟之庶兄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啟然淮南子所云
庶兄經典未載爲與子而畔亦反臣耳又何得爲義妄言
之而妄信之可乎經文明言其罪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何嘗有因其叛己而伐之之說五行原于天命布于庶物
在人則爲五常五事威侮之則暴殄天物廢棄百度皆在
其中三正先儒以爲子丑寅三正怠棄者不用正朔然子
丑寅三正雖自古遞用而夏則建寅何以謂其不奉正朔

而兼舉之且不奉正朔則第叛己而已而經言恭行天罰則可見其素有悖天虐民之實而已恭行天討非有私怨矣道莫大于五倫然三綱不立則上無以教下無以法怠棄三正則倫道乖舛合上二者為無道之大者故天用勦絕其命文義本甚明白無庸曲說六卿前人援周禮以解夏制亦非賞祖戮社唐孔氏引曾子問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謂征伐亦然而蔡傳從之然云遷廟主則非現在之主夫子只言巡狩未及征伐何以添設左氏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蓋既告于社別為主而奉之以行

社本無主祭則設尸以祭則賞祖戮社行師之道本自古已然也孛戮王莽傳作奴當從之蓋罪人不孛凡聖王皆然不必啟也

五子之歌

此篇今文無古文有按史記亦言太康之弟作五子之歌則其來舊矣第歌體不類夏時前人多疑之而至辯者莫如閻百詩胡拙明謂歌必協韻若賡歌三章章三句句各韻夏諺六句句各韻即左傳哀六年所引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云云亦句各協韻而此篇歌詞首二句連韻餘則二句一韻第一章韻句尤疎疑為偽作然古韻與今韻不同毛西河謂五子述祖訓以為歌原可無韻况其韻鏗然首章用古押法餘聲類法也其言甚為有見愚按曼聲長嘯曰歌明良喜起擊壤之歌語亦何嘗古奧况五子所述者祖

訓訓有成言不盡皆叶韻而曼聲歌之以致其怨嗟之情冀幸君之一悟未可以後世韻語例之也且其義正大忠厚溫柔之意宛然故當存焉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羿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太康啟之子尸如祭祀之尸居其位而無所為也豫樂也滅德則所以豫者非其道矣夏都冀州在大河之北洛在河之南十旬百日也窮國名今山東濟南府有高縣故城是羿古之善射者有窮國君善射故以羿名之民弗忍不堪命也御侍也羿待也怨憂愁抑鬱也○此節敘作歌之由來也太康尸位平日以逸豫滅德民既咸貳矣猶不知悟乃更盤遊無度遠畋于有洛之表百日而不反有窮后羿素有篡竊之志因民不堪命遂距太康于河太康之弟

五人原御其母以從太康太康失國五子從母待于洛水之北咸憂怨而述禹戒以作歌不言弟而言子以其述祖訓故繫父以言之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甯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其一其二之序當以長幼之序言皇大也近親之下卑之也子禹自謂愚夫愚婦皆具天理君失其理則一愚夫婦能勝之甚言不可自恃也三失言所失眾也明彰著也六馬天子之車也愚夫愚婦皆可勝予一人之所失甚多匹夫之觀察最悉其離怨起于幽微而畔亂形于天下故必于其不見者圖之入君臨民蓋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易敗而難持也奈何不敬哉此與下二章皆祖訓之言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
一于此未或不亡

孔安國曰迷亂曰荒色女色禽禽獸甘嗜無厭足峻高大彫飾畫也六者皆過度之事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陶陶北在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堯嘗居之後居于唐故曰陶唐氏堯舜禹皆都冀州言冀方者舉中以包外也大為網小為紀堯舜禹相承一道書所稱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者太康皆失之矣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

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明明明之至祖禹也經常不易曰典中正之式曰則自修身以迄治平之事皆是關石和鈞即器以喻理也關通和

平言彼此通行而無異人情兩合而無乖也每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言禹以典則貽子孫一切禮樂法度皆準其平以歸于至善譬諸關石和鈞王府則有禮樂典章載在祖訓後人荒廢而墜其緒所以亡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

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曷何也曷歸無地可歸疇依無人可依也民仇太康而五子引以自言忠厚也鬱陶憂鬱重疊之意顏厚愧于色忸怩愧于心也弗慎厥德是所以憂愧之故誠憂愧而悔之則尚可追也蓋有窮距逆因民弗忍非天下盡離叛故五子冀其愧悔慎德以挽亂亡此歌之所以作而前人謂等遺澤未泯豈非慎德可追之效歟

附解離騷曰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

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術蓋古文尙書百篇屈子猶及見之故其言如此而此篇後人多疑之惠氏古文尙書考據王符潛夫論五德志所言及墨子非樂篇所載逸書敘五觀之事謂五觀卽五子又引周書嘗麥篇云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與作亂遂凶厥國及汲郡古文云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五觀于西河十五年五觀以西河畔謂五觀卽五子與左傳夏有觀扈楚語啟有五觀相合疑此篇所言悉爲烏有不知汲郡書荒誕不足信而五觀卽五子鑿空牽合尤非核實之道篇中敘君民一體

述祖訓致忠愛藹吉之情切要之語卽非夏書之舊亦不可沒況援引雜書求疵於聲韻字句之末致疑古文豈非妄乎左傳襄四年魏絳引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所謂訓卽此歌所謂皇祖有訓也成十六年單襄公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哀公六年孔子引維彼陶唐六句國語知伯國引夏書有一人三失三句越王語范蠡有出則禽荒二語單襄公引夏書有關石和鈞二句此等書皆在先秦以前而郝敬歸有光等必斥爲僞殊不可解或謂孔子引書有帥彼天常句而此無之然古人引書多增損其文

徐仲山疑爲古文脫簡亦不必如此拘鑿閻百詩又謂鬱陶作喜字解不作憂思解據爾雅斥此篇之僞然一字每有數義者卽爾雅豈足盡之乎况陶咏陶然則喜意鬱陶憂思意象曰鬱陶思君言未見而憂故旣見而喜何嘗專作喜字解乎又以禹娶塗山之年推測謂太康不應有母其深文曲說必附和吳棫草廬等攻斥古文可謂徒勞而無當矣

胤征

胤國名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胤侯奉太康之命以伐羲和而以胤征名篇者著胤侯之勲也按羿因民

之怨距太康于河未遽篡夏民怨太康因而廢之立其弟仲康胤侯忠于夏者仲康命伐羲和而史敘其事與誓是羿所以不能終篡之故夫子存之亦以備考惜夏書多失不能詳其事矣今文無古文有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仲康太康之弟胤侯胤國之侯命掌六師謂早受命爲大司馬也胤侯素忠于夏而掌兵權肇始也羲和氏蓋本兄弟以名爲氏異稱故堯封國猶同曰羲和至夏尚存也廢厥職所該者廣酒荒特其一事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明徵定保明考謨訓實驗之事而後可以安定國家下文詳之克謹天戒憲天出治無事不法天臣下亦守常法百

官修而輔之上下皆以寅亮天

工為事君德所以明而又明也
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承上言克謹天戒之事是謨訓之一也適人宣命之官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振以警眾者徇行示也官在官者師比閭族黨之有德者工百工藝事以諫即其所執之藝以諫不恭不規諫者言先王克謹天戒故廣開言路使上下各修其職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顛顛倒覆敗也沈亂沈湎昏亂官以職言次以位言畔反其正道當有之官而不備其職離失其次序上下之位而互相侵越俶始擾亂也羲和之先在堯時歷象日月星辰今羲和顛覆厥德不一事而其世守之業亦不修明擾亂天紀非謂其罪止于此也前人說俱不得其理日月所會之謂辰房房星也季秋月朔日月會于大火之次弗集于房言其推算日月合朔弦望之失即此一端證之非謂日食也下文瞽奏鼓三句另提言謹天戒之事言凡有天變即嗇夫小臣庶人庶人在官皆馳走以救護不可不敬畏如此而羲和尸官罔聞此又一事也其昏迷天象尚不止此故干先王之誅也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尙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

俗咸與惟新

此下申明紀律以誓師也先時後時不遵軍法者也將行也言已奉天罰眾士皆當同力王室弼己以敬承天子威命蓋是時羿懷篡奪之志曉眾士以同力王室隱示以匡王恭主之義不特為征義和言也火炎四句極言兵伐之慘故今伐義和但當戮其渠魁不治脅從期于舊染汙俗咸與惟新蓋既示以君命之嚴又曉以寬仁之意讀此可見肩侯之賢矣岷山名產玉岡山脊玉石喻人之美惡逸德過于德謂尚猛而不尚寬也殲誅也渠魁大帥脅從被脅而從于惡非本欲為惡者染俗亦謂本非不善而為所汙染者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

威嚴明愛姑息歎息而言行師之道要在以威勝愛始能有功今日奉詞伐罪勢不得不出于此眾士當勉而戒之既欲其止亂又戒其過殺故不容不懋戒也

附解此篇伏生今文所無閻百詩等遂槩疑其偽而且以歷

法推測謂日食當在仲康十一年閏四月朔譏季秋月朔之誤然經文未嘗言日食第云辰弗集于房以著其推步失實耳肇位四海與此句不相連屬亦非謂仲康即位之初卽有日食事瞽奏鼓三句又言謹于天戒卽瞽夫小臣尙能知之而羲和弗知其平日昏迷天象可見非謂其當辰弗集房不行此禮也使羲和但不救護日食卽指為大罪誅之試思情理何通堯典紀堯治功詳敘羲和之事而結以永釐百工庶績咸熙蓋當時憲天出治一切功業文

章自此而脩故夫子獨以則天歸之至後則踵而行之人亦習爲常事矣古無時憲書頒行天下朝廷法令亦無律例成書周公雖定官制禮法而月吉告朔視朔象魏懸書鄉大夫以時讀法尙無一定簡易之制在虞夏時朝廷法令民間興作一切事宜全賴在上者考驗天象隨時示民上之人謹天戒下之人有常憲百官政事脩之輔之人事與天道相準君臣以亮工爲賢此羲和之職所以至重而倣擾天紀所以往而征之也若如後世時憲書掌於有司推步具有成法亦何至如此篇所言其關繫至大其罪至

不可赦耶閻百詩等未通古今時勢又不細繹其詞徒挾摘字句攻擊古文可謂能論世者乎又羿方虎視仲康何以能命胤侯旣命胤侯又何以不能去羿此義不明亦多疑竇蓋胤侯忠于夏又掌六師羿一時必不能去之云肇位四海命胤侯掌六師言其時胤侯猶掌六師以明仲康猶得安其位之故羲和罪狀暴著胤侯奉命討之遂以收于天子之權史臣故錄此以著胤侯之賢是仲康所以不至于失國也厥後再傳或胤侯已老且死而後羿得遂其篡奪之謀此篇之義不明致生無數疑難不知其讀書不熟

書經心角卷二
也辰有數義此當作日月所會解房亦有二義此當作房
星解五子之歌言羿因民弗忍距于河是民不服太康而
未忘夏羿本君有窮知民心未畔故亦不敢遂行篡逆立
仲康者蓋眾民與朝賢如胤侯輩非羿也厥後仲康沒而
相立羿臣澆殺羿益殺相篡夏少康母逃出得虞氏而中
興太康仲康少康似同派而實非兄弟以禹之明德而再
傳卽遭權奸若非此二篇古文尙存卽左氏所紀亦無從
考證吾不知攻古文者是何心術也

書經恆解卷二終

